

甌風雜誌 第廿廿二期 合刊

甌風雜誌

孫詒澤署端



甌風雜誌第二十二期合刊目錄

通論

讀經平議

劉紹寬

名著

敬軒詩存未刊本(續)

孫希旦遺著

娛老詞(續)

孫衣言遺著

老子發微未刊本(續)

陳數宸遺著

治甌芻議未刊本

陳懷遺著

專載

南屏道人年譜(續)

高誼

陳介石先生年譜(續)

陳證

續史通外篇(續)

宋慈抱

晉南北朝殘碑文紀

李翹

文苑

南田山志序

劉紹寬

石農存稿敘

高誼

姜賸卿墓誌銘

林損

警樞盒集敘

李翹

補瑞安舊誌吳鎮傳

宋慈抱

重修中川徐氏祠堂碑記

陳證

自號狷夫說

蔡昌鉞

瑞安公園記

張揚

揚州雜詩

黃廷

癸酉十月游金華山雙龍洞作

鄭汝璋

臘月十九同集西湖福州苑在堂為蘇東坡先生作生日

高文藻

賈園檀梅次運湖韻

陳閱慧

讀唐書雜詠

鄭崧

甌隱園碑記

冒廣生

永嘉詩人祠堂碑記

冒廣生

且甌歌(續)

石方洛

清代瑞安選舉人表(續)

陳謹

鄉事紀聞

本社紀事

本社紀事

通論

---

---

讀經平議

---

劉紹寬

---

# 甌風雜誌凡例

一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本社甌風雜誌之所以作也

二本誌欲以闡揚先賢遺著昌明故有永嘉學術正俗解蔽而止

於至善爲職志

三本誌內容區分通論名著專載文苑叢錄紀事六門通論不務

空言名著表章往哲專載刊近人述作文苑分內外二篇叢錄

以載筆記小說之類紀事則鄉事社事二目附焉

四本誌材料蒐輯準以浙江舊甌海道屬區域爲限

五凡非甌人著述其有關於甌人之學術行誼而作者如墓誌傳

狀碑銘序跋哀誄詩詞之類悉於本誌文苑外篇見焉

六本誌所載文字除在藉撰述諸人以外凡散處各地同鄉有以

來稿見惠其不悖本社宗旨而文詞雅馴者亦當盡量容納

七甌人前輩遺籍凡有未經印行者本社竭力代爲刊布無論長

篇短冊均可逐期分載並俾閱者自能類訂專書倣舊國粹學

報例也

八本誌組織設總理事一人副理事二人規畫一切進行事宜總

編輯一人編輯六人分任徵彙撰述事宜

九本誌定爲月刊全年十二册自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起按期每

月二十日出書

十本社社址暫設浙江温州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 讀經平議

劉紹寬

近日學者以讀經問題爭議沸騰或謂余曰子盍爲一言乎余曰新舊極端之說余皆聞之矣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間之略相近者則以舊者之言讀經主於按校選讀新者謂專經研究在於大學而各校訓育之材料不必專取乎經尤須以身作則斯言也余於三十年前已論及之矣今爲再述之可乎余於光緒甲辰自日本考察學務歸著有東瀛觀學記云新說暢行老師宿儒頗切荒經之慮鄭漁仲云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窮經而經亡余亦謂日校無經而經存中國尊經而經亡試問吾國讀經者於古制古政有一能實行否攷禹域推長曆鈎稽名物徒費精力而於經義之精要可行者坐誦不行與不誦等所謂尊經而經亡也日校修身課本明治十二年前尙雜引六經諸子語後始改廢不用

然所奉天皇敕語及今課本所採嘉言懿行何一有違孔孟宗旨  
所施政策闡合經訓者極多其於孔子又深所崇信遠出諸宗教  
之上此非無經而經存乎夫經訓者道所寄而非卽道也道貴推  
行而盡利若說不行可則經卽爲廢如必掇其糟粕而守之可謂  
固矣今日存經之法惟有刪取其精要切實可行者按各學程度  
編纂爲教科書餘概度之大學供博士研究而已而其精要切實  
者果能見諸實行則所存不已多乎當世通儒必有起而任其職  
者又附注云周秦諸子多刪古記爲一家言二戴刪禮亦然朱子  
小學經史語錄雜然並陳西山大學衍義亦復如是是刪經自爲  
編輯古人已有行者非自我始也况刪書斷自唐虞三千僅存三  
百春秋筆削罪我不辭固我孔氏家法乎至於史學要刪世多其  
人苟有達者出己意編次之固無庸駭怪也又云世儒以存經爲

保粹之說吾謂歷史國粹也地理國粹也採取前哲言行爲教科書國粹也自叔新說有可以強種而保族者亦國粹也所謂粹者不惟古經而已若經經以抱殘守缺爲主義恐亦戾於時中之聖矣余嘗以是記質正於孫仲容師師爲序其端云其論之精者與周官經大小戴記多相符合固未嘗以所言爲非矣師於清季凡新出譯著之書無不博稽詳覽每儕輩中有以古書疑義問者旣爲詳悉講解必復曰此皆舊學無用矣是師固殷殷以治新學望後進者而未嘗以舊學自封也近今二十年來學校經課旣已久輟新進學子競起詆毀六經因而詆毀孔孟此又大妄矣夫古經之不甚適於今也以其時代之殊事勢之異非惟封建井田必不可復其由封建政體而立爲政制者至今多不適用下至宮室衣服器具之資皆不與古同必欲按古禮經升降揖讓曲折以求其



合豈可得哉使孔孟而生今日而謂必去今制而求古治盡捐今  
日起居服御之所用而返諸古初決無是理吾意必參取古今中  
外之政制可行於現時者別爲論說以定之無疑也吾儕於孔孟  
之說有牽於古制而不可行於今者如鄉黨一篇及孟子井田諸說亦不妨姑爲  
懸置而其所論修己治人與一切大經大法爲政治學術上所必  
不可易者決不以時世之殊而可或廢也然則刪經而非蔑經刪  
經之不可行於今者而非以貶損垂訓六經之孔子斯亦與大易  
隨時之義中庸時中之訓初不相背戾也而於孔孟乎何詆哉今  
世之詆謫孔孟者有故矣恣情縱欲蕩檢踰閑瀆亂乎民彝獲罪  
於名教聖賢之書一日而存此輩卽無以自立於天壤故不惜肆  
力詆毀簧鼓成風使稱述舊道德者爲世大詬而後其私始得以  
逞昔魏武志在篡漢下令求能治國用兵而取夫污辱可笑不仁

不孝之人宋武篡取晉室下詔凡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彼二君躬冒不韙而一則故擢污辱不仁不孝之人一則蕩滌鄉論清議皆爲一身洗恥之計其心猶知污辱不仁不孝犯鄉論清議之爲非今乃推倒孔孟直謂此污辱不仁不孝犯鄉論清議者皆孔孟偏重私德之學說有以陷害之故舊道德在所必廢此其立說至巧而爲計至毒嗚呼安知洪猛之害中於人心將胥天下而淪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罪不甚於魏宋兩君萬萬哉且今之詆經者其蔑侮無所不至矣然吾謂猶未甚也惟其名爲治經實則滅經穿穴附會謂堯舜禹之無其人謂六經皆漢人僞撰迹其原始由於外人有中國不應開化獨早進化獨遲之說遂蔽咎於漢唐以來尊經服古之弊不惜推波助瀾舉二千年根柢之文化而盡摧殘之其不爲外人張目而亡中國也幾希矣是豈三

十年前之所夢見者哉

# 名著

---

---

敬軒詩存

未刊本（續）

孫希旦遺著

娛老詞

（續）

孫衣言遺著

老子發微

未刊本（續）

陳黻宸遺著

治甌芻議

未刊本

陳懷遺著

本社特約撰述

劉厚莊先生 紹寬 平陽

黃胥庵先生 迂 樂清

高儲廣先生 誼 樂清

池臥廬先生 志 瑞安

林公鐸先生 損 瑞安

王志澄先生 理 平陽

總編輯

陳 謚木廠 瑞安

編輯

宋慈抱 墨庵 瑞安

孫延釗 孟晉 瑞安

李 翹 孟楚 瑞安

梅雨清 冷生 永嘉

夏承燾 瞿禪 永嘉

陳 閔 慧 仲陶 永嘉

總理事

林慶雲 志甄 瑞安

副理事

陳 準 繩甫 瑞安

張 揚 宋 安 廣

咫尺青齊地櫓槍白晝懸  
弄兵殘渤海妖讖擬黃天  
內郡徵兵少中軍棄甲先  
秋風漳衛水落日見烽烟

王則城初破秦豐印已分  
天誅非耀武烏合豈能軍  
共快鯨鯢戮深憂玉石焚  
茫茫中蕪野流血漲河濱

汶上縣訪吳拱辰不獲有懷其人

聞道中郎去髡鉗到朔方  
停車雲漠漠把酒意茫茫  
天地留雙鬢山川渺一鄉  
交情多負汝容易發征箱

流落江湖闊窮愁歲月賒  
長楊空有賦廣柳已無車  
酒對夜郎月書成太史家  
消憂知有處還理舊生涯

拱辰乃以設帳爲業故云

### 石門洞

亭立水聲中巖開一徑通  
寒流懸蕩日幽洞曲藏風  
縹緲仙靈氣蒼茫造化功  
欲追謝公賞絕頂倚秋空

登隆山觀海亭

茲亭出人外一氣接滄溟水混入閩白山浮二甕青風高鴻展翼  
樹老鶴梳翎已覺蓬萊近羣仙戲杳冥

忽忽

忽忽春光暮忽忽世態過剛腸經事盡客思見花多彈鋏真無賴  
傳經意若何欲尋屠狗輩醜酒共高歌

送盧紫瀾

跌宕平生志棲遲欲暮年逢人還白眼歸去只青氈遠水蒹葭外  
斜陽鴻雁邊關西終晚達枕石莫高眠

王師克勒烏圍喜而作此

莽莽連西極豪良古外夷地非堪郡縣俗本屬侏儒伐叛豺牙拔  
逃生兔穴迷聖明天浩蕩脚壁不嫌遲

聞道

聞道西南路征蠻事已非木門張郃失河上孟明歸轉粟傾三楚  
登壇挽五威用兵惟在速一訊總戎機

九日

下直歸來晚科頭對寂寥黃花初到眼楓葉颯辭條令節又虛過  
故園何太遙誰能攜白酒相問到疏寮

露筋祠

苦節從所好廟食亦何心豈知捐軀地碧瓦照寒潯水花自開落  
湖光無古今淡淡夕陽下風吹樹頭林

病作

門掩萬山秋高齋永夜幽人喧潮上步蟲語月當樓事業青箱薄  
年華碧水流沈郎愁復損閒坐自搔頭



三月

三月不寒亦不暖暉暉霽日開澄江新蒲出水有三寸時鳥轉林  
剛一雙修鱗斫紫出疎網巨觴浮白荔新缸車前八騶亦何事且  
乘暇日飛輕艫

秋興

書劍年來未惜遙長安宮闕迥岿堯千秋王氣跨周漢萬里雄邊  
控薊遼北極瑞雲開玉殿西山晴日射金標昭王臺下蓬萊遍青  
鎖銅墀儼九霄

王會

古今王會在揚州望幸東南喜氣浮行殿卻開西子水屯營遍繞  
闔閭邱車書回部通聲教玉帛塗山拜冕旒自嘆牛衣滄海上遙  
瞻豹尾浙江頭

楚客

楚客滄浪愛濯纓誰教隨計到西京  
公孫牧豕原東海越石聞雞漫五更  
門巷蕭條人事少鶯花寥落客心驚  
一年又是天中節艾草菖蒲滿帝城

榕臯大兄見示與瘦銅諸公消雪小飲之作次韻

華堂夜靜絕飛埃台宿聞哥有落梅  
吳下詩才開玉圃座間豪興上雲端  
殘年北地雪中盡佳氣南郊仗外來  
默數風光自流轉人生相遇且啣杯

宿寶方寺

碧嶂澄潭繞化城禪房深處景尤清  
千峯日落人初到上界風高鐘忽鳴  
窗外星河低夜色山中梧竹借秋聲  
飄然不作人間夢疑有蓮花脚底生

樓居避水

曉漲茫茫上釣磯居然排闥浸窗扉眞看牛馬迷秋色直恐龍蛇  
起殺機畏路置身高處穩小儒旋面舊時非書生憂喜猶閒事耳  
出禾頭已薦饑

有感

邊頭蠻觸偶相侵一發雷霆直至今漫說班超能入穴何曾馬謖  
解攻心三年劍嶺輸將急六月炎天瘴癘深第一宜籌根本計飛  
鴻西望有哀音

祝丁田張某六句二首

東山高臥幾經春筇杖方袍迴絕塵五柳詩吟添甲子三閭神降  
值庚寅花生朱雀丹成轉玉出藍田席有珍他日摩挲話銅狄可  
能指點示仙津

秀氣松筠老更凝健如龍馬鑑懸冰江南人物推任昉洛下神仙  
羨李膺泮水風光生舞袖龍門文史見傳燈到家漑洽皆英俊鵬  
鷲一天佇可乘

衰柳

柳宿光中第幾星秋風憔悴不勝情明年青眼應相識三月春光  
滿帝城

寄陳璞人

名利相忘愛紫芝一窗梅月共題詩不堪回首談心處孤館燈殘  
夜漏遲

貳師

十萬征人暴骨同貳師西伐已成功如雲宛馬三千匹盡逐蒲桃  
入漢宮

桃花洞

秋來洞裏舊花稀  
絕頂千盤鳥不飛  
回首甌江何處是  
西風吹雨上征衣

胥門夜泊

殘月娟娟挂遠峯  
依然漁火照孤篷  
若爲前向楓橋泊  
臥聽寒山夜半鐘

謝羅講峯

疎慵株守舊蓬廬  
不及滄波一釣漁  
賴有田文調護力  
常容彈鋏嘆無魚

夢後作

客夢無端萬里馳  
覺來燕月細如眉  
愁心正似梅花放  
不待春風已滿枝

題扇上畫

無邊秋色寄毫間  
墅徑蕭疎菊蕊斑  
又是一年搖落景  
霜林紅葉在寒山

趙北口

聽取童謠建易京  
公孫躍馬竟無成  
空來趙北燕南地  
不救袁家鼓角鳴

送任松齋歸高郵三首

三十六湖春水生  
青山南望計真成  
千秋解識鱸魚味  
只有江東老步兵

九陌朝朝拂面塵  
一編閒度四年春  
方知肯注蟲魚者  
正是如今磊落人

巖壑生平謝幼輿  
三年京洛走騾車  
扁舟他日維揚路  
過讀先生

新著書

謝何爾玉魄藥

抱病呻吟臥敝廬遠攜靈藥荷驅除和將醴酒功無敵扶起腰肢  
健有餘樓閣擬登秋色外青冥憶斲露華初桐君舊錄多遺漏檢  
點奇方好著書

楊允亭以手書便面見惠并和前作重有此寄

海內賢豪士如君復幾人居今能學古守道不憂貧別我淮南去  
傳書潞水濱光明輕箑麗飛動綠毫新巴里慚先唱雲林見後身  
發函珍照乘絨篋座留春聞有翻飛興相期淡沱辰東風爲作意  
吹泮水鱗鱗

都中送林杞巖之官山左

少小同硯席相親如弟兄經史共研究文章互儀型廿年各南北

腰腹十圍長身七尺未忘當日面目綵筆鸞翔儒衣鵠峙畫圖先  
露頭角碧梧翠竹好子弟如培林木燕山桂紫王氏槐黃佳話當  
續 河陽滿縣花濃治譜傳家依然園菊明堂大廈素松漢柏迴  
首萬牛空谷一枝蟾窟笑蒲柳無能爲役東風近也拔地干霄上  
林春足

賀新涼

徐仙舟大令忽自杭來訪賦此爲別

自別君淮浦念年年社燕賓鴻杳無尋處今日好風吹忽到驚問  
適來何許喜醉後狂譚如故六十猶如黃犢健况觀書雙眼明如  
炬頗聾耳未爲苦 潘郎文筆江郎賦恁才華可堪黃綬一官塵  
土迴雁峯高春雁到天入愁烟瘴霧那似此滄浪鷗鷺舊日長安  
裘馬客問高歌青眼眞誰與姑飲酒莫復語



賀新郎

友人贈菊數盆置之牆下殊有秋思

江城初過雨又一年容易秋風重九高標幾輩商山老來伴先生  
五柳傍芳樽共醉高人酒霜蟹肥時橙初熟倚珍叢好試持螯手  
聊插帽笑開口 鳴鳩乳燕花時候趁春光蝶懶蜂狂滿園如繡  
落紅夢共東風冷始信秋華耐久漫笑道看花人瘦晚節寒香曾  
吟賞算平生知己柴桑叟更相約梅花友

慶春宮

內姪輩斂秋租歸各自言辛苦以詞勞之

七十平頭廿年行脚一翁自號多穀杜老東屯陶公下澗我今殊  
未免俗田家誠樂但愁聽打門聲惡誰家清興七字吟成章斷難  
續 向來口腹營營飽羨侏儒餓愁臣朔一朝兩飯兩冷一粥何

苦多收十斛擔肩流血只贏得喳喳雀樂澆勞軟脚且趁今朝甕  
頭新熟

賀新涼

紅葉

連夜西風勁怪青娥梳掠春嬌似欺衰鬢碎錦零霞疏欲斷屋角  
斜陽烘暝更遠望寒山楓徑向晚秋聲砧杵急怕颼颼容易飄金  
井空吟賞吳江冷 翠雲成幄紗窗靜記芳時酒尊歌席冶游難  
更賣到鱸魚秋已老衰柳殘絲相並更人隔洞庭波永清淺金溝  
頻憶繞奈長天寥落飛鴻影鶯燕約漫重省

齊天樂

祭灶

滿城爆竹更籌靜驚心歲華催老橙橘平分糖瓜競索猶意當時

稚少桃符換了又玉殿朝元蜺旌就道祖帳今宵臘醅轟醉玉缸  
倒焚香向來祝禱但黃齏白粥粗糲堪飽健婦能炊痴兒猛跨  
莫怪盃盤草草嘶風驕裏笑戶尉門丞糟醕酣媵屈指迎神一家  
春事好鄉俗以初四日灶神歸家家以五更時迎神爆  
竹之聲與祭灶時無異明年適以四日立春

慶春宮

有以茅竹烟管見詒刻其頭爲老人像鬚眉宛然戲爲賦  
此

君子虛心幽人空谷一枝琢就蒼玉紗帽欹風長髯飄雪宛然如  
畫眉目洞簫新製但誤了周郎顧曲涼鐙寒夜細雨山窗伴人幽  
獨古今事事趨新法土酒徒可憐齷齪銀鎗鬪水金絲乞火天  
與人間清福茶烟酒友更莫問狼心薑毒陳蕃榻在王令舟來爲  
君娛樂

八聲甘州

林祁生北游太學大司成愛其俊穎拔爲齋長試京兆報  
罷暫假歸省不數月竟卒予亦愛其才倚此以當挽歌

正匆匆蹋過桂花時日邊轉回程豈書生命薄未題淡墨遽草新  
銘拔爾奇才磊落我亦髮星星怕問中洲渡月上潮生 王謝當  
年子弟漫扇揮月滿塵捉風清向長安高馬才氣自縱橫酒錢猶  
憶蘇司業但輒紅塵在故衫青方惆悵櫓聲來雁爲汝哀鳴

水龍吟

明太常卿任坦然葬於邑之焦石山近爲土人竊厝其上  
吳箴之爲愬於邑宰正其兆域予書碑志之并繫以詞

怒濤響合松杉誰知中有詩人蛻生存華屋琴鶴官居梅花伉儷

太常娶徽州守孫崇吉女 是處青山年年寒食誰家春祭悵荆榛

善畫梅人謂之孫梅花

滿地寒陵片石重濡筆題碑字 相對青松幃子想當時鬢絲猶

是一舡書畫全家水石輸君高致佳城幸在芳樽遙酌松谷涼吹

仰風流獨倚危樓日暮紫霞山翠

太常居邑  
西峴山下

詞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或以爲合於意內言外之旨斯固未易言  
要爲詩之枝流不可誣也余少喜爲詩而不能作詞歸田後流覽  
宋元詞始效爲之久之積成一卷合肥張君楚寶馳書索觀乃命  
猶子詒澤錄以詒之昔宋之詩人工詞者惟東坡山谷爾若稼軒  
夢窗玉田草窗諸君蓋皆敝畢生之精神專力於詞而後能極其  
工余以衰老餘年輟詩而強效爲詞必不能工固其宜也楚寶精  
於詩則以詩論之可矣豈足與詞家校工拙哉既閱一過輒識其  
後以自釋且以質楚寶光緒壬辰十月衣言記

延釗曩時觀覽玉海樓遺書凡兩世手稿一一檢點聚爲秘

藏都數十帙獨太僕公詞草則別度余姪師覺所丁卯春莫  
偶於舊京廠肆得此冊光緒甲午合肥張氏竹居石印先從  
叔仲閻先生手寫本也是年冬還家屬師覺取原臺校勘一  
過補正數處今距此本印行逾四十載所覲蓋浸希矣因重  
付胥鈔以寄甌風社覆刊之而益其傳焉民國二十四年乙  
亥六月孫男延釗謹附識



得之貨况復何言以名賊身以身殉貨大愚不靈長此終古嗚呼名歟身歟貨歟謂我親名而疏其身雖鄙夫亦大笑之謂我多貨而少其身雖貪夫亦厚非之然而古去今來蠅營蟻集逝者如斯綿綿不返雖死不悔雖敗不衰七尺之軀等之腐木人心之蔽言之寒慄故老子之欲使民不爭者非惡其名之盛而懼其民之死也欲使民之不爲盜者亦以救民之身之死而慮其溺於貨也不然名之視貨亦美矣而老子則謂名之喪身與貨無異而身之喪於名與喪於貨有時而尤甚故人情皆趨存而慮亡喜得而慮失然以得名與貨而亡其身而猶囂然不知所止者是必大喪其心而病狂者也司馬氏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者二者孰病嗚呼我又見天下之病無終時而病人之病者皆病人也何也吾未見人之知止而知足



也夫老子之言此亦屢矣上章言知止可以不死又曰知足者  
富此固天理流行之常而人道之大較也然乃愛之甚而藏之  
多以是爲長久之道而不知其爲費之招爲亡之兆而且一費  
不已以至於大費一亡不已以至於厚亡是天下之大辱而至  
殆者莫斯若矣夫雖使甚愛而不多藏而不亡亦非知足知止  
之君子之所樂也然况大費而厚亡者且若彼而不辱不死者  
又若此嗚呼可不戒哉

四十五章河上公注本此爲洪德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  
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蘇轍曰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  
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思其沖是以成

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  
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於自然雖拙而巧辨而不訥其辨必窮  
因理而言雖訥亦辨呂吉甫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  
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惟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  
萬物酌焉而不竭是大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其若  
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  
屈大巧者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者也故若拙大辨者不言者而  
辨也故若訥

案缺者成之反沖者盈之反屈者直之反拙者巧之反訥者辨  
之反凡物莫善於反故惟缺能成唯沖能盈惟屈能直惟拙能  
巧惟訥能辨苟成焉斯不成矣其成也非其成之大者也故隨  
成隨敝成與敝招曷若不成苟盈焉斯不盈矣其盈也非其盈

之大者也故乍盈乍窮盈與窮媒曷若不盈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辨而不訥其爲用亦猶是耳故若缺者不豫成然其成也大若沖者不期盈然其盈也大若枉者不求直若拙者不言巧若訥者不名辨然其直其巧其辨亦大吳澄曰老子一書皆是此意大抵相反而相爲用斯言然矣我又謂若之云者疑而似之之辭王弼所謂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容也欲言其缺而沖而屈而拙而納耶則不見其缺也屈也拙也訥也然欲謂之成而盈而直而巧而辨則又若不成而缺不盈而沖不直而屈不巧而拙不辨而訥故以清靜先天下而天下成者盈者直者巧者辨者皆廢與極同體與物同歸與有同存與無同通此所謂強爲之名曰大者矣躁之勝寒靜之勝熱亦相反而相爲用者也呂吉甫曰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

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靜躁猶可以勝  
天地之所行况夫體無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  
者乎故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冲而不窮其直  
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辨若訥而喻此之謂有本按爲天  
下正者不求正而自正也故不曰勝而曰正王弼曰躁罷然後  
勝寒靜無爲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也靜則全物  
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是說也吾尤肆  
之

四十六章河上公注本此爲儉欲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王弼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  
馬以糞田疇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王弼曰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河上公注本上有罪

莫大於可欲一句韓非子同咎莫大於欲得韓非咎莫憚於欲利傳奔本亦作憚

嗚呼此老子所謂悲哀太息以道之者也吾聞之韓非子曰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給甲兵而內給淫奢也有道之君外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卻走馬以糞無道則內暴虛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民產絕而兵數起士卒盡而戎馬乏故曰戎馬生於郊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進則

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故曰罪莫大於可欲人無毛羽  
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  
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  
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  
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  
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欲利甚則憂  
憂則疾生疾嬰內而禍害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  
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憺憺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  
利故曰咎莫大於欲利嗚呼老子之厭言兵也亦甚矣我讀此  
爲憺然於後世尙武之君善戰之臣無等之欲而事無饜之得  
奪民田疇之利以從事於戎馬之間當夫慷慨命師役使百萬  
有馬若林捷足奔走勝則殺敵敗則自殺失此望彼窮而益黷

殺機一開天地翻覆積骸滿野伏尸如山江河爲之不流日月  
爲之奪曜天災人禍相仍如織盈數千年人無生氣誰執其咎  
自不知足而欲得者始故有道之時馬煦人以耕之野無道之  
時人從馬以戰之郊善哉陸希聲之言曰夫天下有道雖有甲  
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  
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於境內戎馬馳於四郊桑梓盡於樵薪  
荆棘生於隴畝夫無外之君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  
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  
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  
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乎凡非眞性皆外物  
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  
矣嗚呼我聞陸氏之言至足之足益爲憮然有動於中曰道無

足無不足非知足者不可與言道

四十七章河上公注本此爲鑒遠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闕牖見天道

戶牖下陸希聲均有而字韓非子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

牖可以知天道

韓非子曰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  
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邱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  
戶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王弼曰事有宗而物  
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  
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闕牖  
而可知也

案道無古今卽古卽今道無上下卽上卽下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矣凡物皆卑惟我獨尊自我而上天也卽我也自我而下



人也有生之類也皆我也唯我有心唯我有性性澈心空萬象  
畢現故一戶一牖之在天下一微塵之無足數者也然而世界  
大千盡於毫端宇宙之觀集自方寸故天地有窮而我心不死  
非特天下之可盡而知也卽未有天地之先天自何來既有天  
地之後天將何往自天以外其象若何天外有天其變若何釋  
氏曰山河大地皆自心造蓋吾心之爲用亦大矣其執古以御  
今者古復有古古於何盡故三皇之上其書不傳六合以外其  
人不接而精神所契此理此心放大光明無微不燭所謂窮理  
以盡天性者在此矣蘇子由曰性之爲體充徧宇宙無遠近古  
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  
故耳我謂人各有性而惟聖能復性復性者復其天也然則以  
天知天而何天下之不可知哉以天見天而何天道之不可見

哉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弼曰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愈遠愈迷呂吉甫曰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案戶牖之足以蔽人之知塞人之見也甚矣故耳不遠聽目不遠覩逍遙歿世終爲鄉人非出戶牖曷有所知雖然此特其知之有形可言者耳無形之知要自心出萬理一原反觀卽得故蘇轍曰世之人爲物所蔽其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

之不知聖人復性乃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嗚呼日讀一書終身不過萬卷日行百里終身不出天下要知六經注脚萬物靜觀上天上地但我存夫其中無主而結驚於外以求之是適以絕其見聞而俾之一無所知也雖然是又未可與墮聰而黜明者言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知一本作至案作至是

吳澄曰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名其理故能不窺牖而見天道不爲而成言上二句之效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萬理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事無所不成也

案不行而至是謂善至不見而名是謂能名不爲而成是謂大成不然無所至而自安於不行無所名而自局於不見無所成

而自託於不爲則又何如出戶而窺牖者之猶有所知有所見哉故道尤以至而名名而成爲貴

四十八章河上公注本此爲忘知章

爲學日益

王弼曰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

爲道日損

王弼曰務欲反虛無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王弼曰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焦竑曰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卽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案學之所以務夫益者將以爲損地也益之與損如環無端不益而損其損曷貴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不益不足以見道不損不足以明道故學者所以學夫道也旣曰益而又曰損之損之不已以至於損無可損斯所謂無爲者矣然無爲而無不爲又非徒無爲已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嗚呼聞道豈易言哉呂吉甫曰爲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博故曰益爲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而爲之則期至於無爲而已故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並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無爲者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爲也此之謂絕學無憂無憂之謂神神也者

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於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已嗚呼吾見後世之爲天下者矣夫使鑿渾沌之竅以游夫太沖莫勝之間適見其驚而走走而滅耳故無事而取天下與取天下而日弊弊然以知自名以見自文以爲自矜有道者謂之有事而不足以取天下

四十九章 河上公注本此爲任德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嗚呼觀於此而知人心之爲用大也雖聖人亦百姓耳雖道亦百姓之心耳故道無常道心無常心聖人歟百姓歟終古此心終古此道也觀於此而益知人心之爲用大也雖然豈徒百姓爲然哉凡物亦然上章之言曰聖人無棄人無棄物夫以百姓

之心爲心者雖極之萬物一體可也總之不出於心之爲用者  
近是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德信

德傳奔本作得得  
善得信下有矣字

夫善者吾善不善吾亦善以德之本善也惟善能善不善况於  
善歟信者吾信不信吾亦信以德之本信也惟信能信不信况  
於信歟且孰善孰不善孰信孰不信善善而信信可謂善且信  
矣不善不善不信不信而甯得爲善歟信歟呂吉甫曰人心其  
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舍亡則無常  
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  
可得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  
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聖人之視己心也如

治甌芻議

瑞安 陳懷 孟冲

天下事不難於破壞而難於建設以破壞爲建設之因以建設爲破壞之果故破壞者卽建設之母也若陋室然經風雨漂搖日光穿射居者無容足之地欲令輪奐重新爲層樓複閣聳立數十丈非以斧斤從事犁蕪庭而一空之其勢必不能此建設之必先破壞之大驗也然使牆宇四傾空椽不存無大匠爲之經營不久將化爲蔓野成爲曠土舊主人欲求一露宿之所而不可得何望有堂構之美臺榭之觀此又破壞之必須建設之大驗也九月十四夜浙軍以鄂州建義應響而動當是時居民安堵如草偃從風自中夜達旦不過三小時而巡撫逃逸不損一兵不戮一人自古克敵攻城之捷未有如斯之易也省會旣復各府當傳檄而定十五



日省軍府卽通電十一屬寄諭軍民俾官吏如常任事蓋以地方千里人或異心不解義軍拯民水火之深旨一旦秩序擾亂不能安其故常則以弔民伐罪之師而轉爲以暴易暴之舉斯則我浙義軍所不能已於諄諄曉告者也然以事屬創舉諸父老或不識革命爲何意而急於立功者不勝其激熱之情未及安民撫衆而官吏往往聞風驚避遠近震動如我甌道府出署各縣皆倉皇不知所從命以致土匪四起旬日之間樂瑞平搶掠疊見民幾無聊生之望當此岌岌不安之時設非二三老成人與賢有司出以鎮靜漸復治安則我甌之變亂無定未可逆料矣然至今去光復之期已五十日而民間猶未服其舊業風鶴頻驚商旅乏序我甌本未有破壞之事杭垣凱定聞者忉頌無一人之或有抗拒也電檄東下從風如流無一言之或有游移也金甌不缺奉此三百里之

民人版圖翕然樂從新政府之命令不可謂非我甌民之勇於嚮  
義矣今軍政分府及各縣民事長皆已得其人不待破壞而建設  
與不能建設而必待破壞者迥自不同則此次之革命在我甌建  
設之易必百倍於南京湖南諸屬郡斯誠我甌民之非常幸福而  
治我甌者所樂於從事者矣然而人心未定所以遏亂萌而求治  
道者百廢而未能一舉夫自夏秋之間旱潦相仍當百穀登場之  
始而天屢降沴虧歉十九平原曠野一望赤然觀者有國澤人魚  
之嘆我甌民之困於天災者可謂至矣哀鴻滿目行道淚墮而甌  
當光復之日干戈不驚文明改革爲我甌民者方欣然於苛政悉  
除氣象一振所謂享億萬禔樂利之業於今日庶幾可望矣夫豪  
傑之士與民更始必有非常之精神而後垂爲非常之事業我甌  
地雖僻處然以數十萬之生民嚮風慕義翹首以待新政之施行

弊何以祛利何以舉所由生死人而肉白骨者悉賴赤心愛民之  
官紳有以補救於將危而設施於未亂倘失此不圖坐聽其陵遲  
淪溺而不施一援手救遲之又久恐或有大亂以乘其後塗炭之  
慘念之寒心履霜堅冰能毋動感故於此時而急求建設之方鼓  
斯民之耳目而一新之撫騶搖之故壤懷永嘉之絕學上觀百世  
下念萬年我甌民得長此飽居樂業而穆然有先河後海之思者  
辦香百代禱祝有靈其諸我軒祖在天之遺澤也夫不然棟折榱  
崩僑將憂壓善後無策我甌民乏噍類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夫論今日治甌善後之策有四一籌民食二興實業三廣教育四  
弭盜賊

籌民食之策若何我甌地故肥沃田多三熟當夏秋之際以三百  
萬數畝之所獲已足敷日食而有餘繼以春季麥菜雜糧之收入

富饒當可甲全浙而愚民覲多利之獲爭種罌粟禁令不行而民食稍減矣然自昔非無歉歲大率裒益敷衍未嘗有餓殍不得食之民其最甚者亦不過於三月中青黃不相接始稍稍謀補救出殷戶積粟貶價取值散食於民間以待新穀之升故其力易繼貧富不致於交困獨今歲不然秋穀方登而人呼乏食米市蕭條競掠於野富民之被劫者蓋日有所聞矣回念數十日前颶風爲害徧東南無甯居我甌亦被災頗慘當是時大木拔地山谷搖動婦啼兒哭之聲殷殷不絕於耳其勢幾不能終日然至於今民氣亦漸蘇矣義軍鼎革天地易觀所以爲斯民籌生理者必不如前之痛癢無關也飢溺由己必不如前之呼籲不聞也且民當積困下爭性命於一息亦何亂之不作而變之不生今海內固未平我能撫此數百里之地與甌民生息休養以庶幾得免於糜爛之禍

猶未知其克濟否也况漠然不爲之計而任民汲汲於飢饉窮窘之餘強流爲盜弱轉溝壑大亂之興甯有底極故於今論治甌善後之策籌民食其大端已雖然欲籌民食必舉其有害於民食者而祛之有濟於民食者而謀之今去明歲春穫之時不下百餘日而阡陌一望罌粟滿地膏腴之土變爲鳩毒麥菜之利盡失所益於民食者有幾而市僧無賴之徒又復運私米出海外逐倍蓰之償恣爲奸利此固喪心病狂之所爲然三尺安在繫誰之咎我甌歲旣歉收而穀又外漏外漏之設禁亦屢矣顧在上無實心辦事之長官而視爲具文在下有骫法分肥之士紳而容其盜藪夫苟令畝有餘糧則四海之內就非我族以此之贏濟彼之乏雖百漏亦無不可而今我甌何如哉故申罌粟之禁嚴漏海之罰此舉其有害於民食者而祛之之道也若舉其有濟於民食者而謀之則

其策有三一購穀二平價三工賑平價之益不及工賑而平價工賑又非購穀不可我甌之穀蓋乏矣於此必先統計我甌戶籍之多寡求其實數由今以及明年收穫之日所需民食幾何所有積穀之家餘者幾何其力足自食者幾何無食而仰給於人者幾何自府而縣而區而鄉而村各爲冊報必詳必實綜一郡缺食之數由官籌公儲若干輔以紳商中好義樂施者之捐助稍有積款卽先遣人購運於外源源以求有濟減十一之值平其價以販之於民罄而復始則有一萬之金幾獲十萬之益不然價雖平而穀已盡外運不來民困益甚無源之水不能久也若夫工賑之策以米代金民旣得受其益地方又兼收其利所謂一舉而數善備者此之謂矣或謂我甌飢者甚衆而工實無多恐工不足以給民不免有爭攘怨望之患是又不然夫以我甌民事之不修卽水利一端

而各屬之急待舉辦者非數百萬之工不爲功矣况其他數綜而  
言之必購穀而後價可平工可興况購穀又非一朝夕之事也籌  
款需時採運不易而今之言籌民食者亦知來日方長由今以往  
甌民必不足以自贍日復一日泄沓以待其盡冷煖自知諸公獨  
無情哉嗚呼我不知嗷嗷待哺之徒果將誰賴矣

興實業之策若何夫實業之興非當今治標之所急所謂治本之  
道也自漢軍中起我甌雖未被兵而民之逃聞風聲者猶惴惴於  
戰事之方殷土匪乘機而興農輟於耕市易其舍一夕數驚往往  
父以警子夫以告婦攜囊篋爲遠遁計草木皆敵人萬方救死之  
不暇而當官者又皆苟且求一日之安無深慮遠念公牘盈案置  
不注目堂皇闐寂終日不問民事何違爲民圖久長擴生計上下  
皆岌岌有朝不保夕之狀於此之時但令兵戎不興無盜賊意外

之患得偷息須臾以求無事斯幸福矣實業非所務也雖然此大  
謬不然之論也甌地處我浙東南盡境民皆重去其鄉往往於山  
巔水角務種植不出里門老死不問他業故居民數十萬爲農者  
十殆七八麻績之事森林之利地不愛寶我甌之農業尙已自海  
舶交通始稍稍復知工商爲富國之資而求所以擴充而進行者  
輪輅觴河雖由是以企美利之大興不難也太史公曰農而食之  
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  
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  
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  
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  
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夫衣食之於民亦甚矣驅飢餒之民以從



王者之號令雖斧鉞不能爲功及其飽煖則風偃景從不俟勸懲而自化今我甌匪徒四出市門晝閉行路之側羣有戒心非民之敢於爲非也人無恆業則遊惰者衆不能自食其力而思爭其食於人不能自謀其家而思攘人之家以爲利其小者爲害於里黨其大者釀禍於國家自古大變亂之興未有不始於失業之民涓涓江河星星燎原嗚呼此可爲爲民謀樂利者蹶然興矣甌故濱海魚鹽之盛自昔最稱饒鹵然至今亦稍稍衰矣蓋海盜未靖而漁失其業奸商壟斷而鹽失其利我嘗泛舟海旁詢其父老往往與余談數十年前事輒喟然太息以爲大利日墮不覺有一落千丈之慨况如永嘉之柑樂清瑞安平陽之茶平陽之礬泰順之藥草皆天產固有之富近亦以經營乏術萎然漸就於廢絀商業之不興有識所同慨也至於工則向有竹工紙工錫工石工綢工棕

工木工等業亦頗能銷行於大都會而獲其餘利然當去歲金陵賽會萬方輻輳我甌積貨尙富而以風氣未開力不能自致於數千里之遠僅以錫工所製於炫巧競美之場與各省略相頡頏觀者蓋深惜之自今年八月以後商旅阻滯行者裹足我甌之工業遂大減於昔時至今數十日中各工之輟業者不下萬餘人抱器獨處對妻子作訴泣聲寂然向隅爲無聊之語以自遣者比比已急切無所得活逐無賴子效爲強暴殺越人之事以求苟延身命於旦夕間者則又多昔日居肆效技能以務謀食之徒也嗚呼危矣是故實業不興則工不能安商不得運而農產亦因以日絀斯卽倉實府充市民飽嬉亦必有一朝崩解之虞不能終保其不亂况當民窮財盡之日而又值中原用兵之時喁喁待命見者酸鼻我甌民之困乏不勝言矣流之旣竭而濬其源葉之將枯而漑其

本一日之謀百年之計實業之興其殆有迫不能緩者歟甌民甌民我願爲廣貨殖之傳矣

廣教育之策若何教育者所以濬民智強民力養民德爲國家元氣所關一息不容或間者也嗚呼今我甌中學停矣師範閉矣而各屬諸小學亦皆奄然無生氣而若有若無矣夫天下治亂之勢若轉圜中外諸大政治家每當極亂之時迫切求治於教育尤兢兢不敢忽歐美之強風馳電疾瞬息萬里說者每歸功於學生以謂入而講藝出而負戈有教育者之大驗明效也中國當秦漢之際陳涉起隴畝中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從之項藉之亡漢高帝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夫古籍散佚久矣後起者不得聞二帝三王之治數典幾忘其祖然觀於陳涉項藉之事輒不禁廢書而起穆然於禹湯文周之遺化經數百

# 專載

---

誼 高……………續譜年人道屏南

謚 陳……………續譜年生先石介陳

抱 慈 宋……………續篇外通史續

翹 李……………紀文碑殘朝北南晉

東甌采風小樂府

(續)

洪炳文遺稿

律師會

蕭何律儀秦舌張湯筆此輩皆在訟師列律師一律挂招牌  
或在小巷或大街出庭例得二十番自言鐵案可以翻兩造  
皆願結律師不肯歇彼此家財一旦竭律師多於訴訟人此  
事吾未之前聞

破娘家

嫁女犯俗忌父母他處避青衣悄悄出便門提籃破傘託采  
芹採芹二字小輿昇至娘娘宮新人默坐齋室中須臾彩輿迎  
新婦女家絕迹百日許噫嘻嫁女如此極奢華將來誰不破  
娘家

寡婦鹽

瑞邑此事已廢習  
憤風俗故列於此

村婦苦志守窮檐向例設有寡婦鹽額止四十份此缺彼補不准  
多增且止河鄉他處未聞每人  
定以四十觔藉此養活終其身遵例向局納牙釐不得稱之  
為走私鹽商不知顧名義每欲取銷此舊例窮瘁於何營生  
計

巖親爺

人人喜作巖親兒此風不知始何時歲時牲醴陳杯酒無小  
無大咸稽首噫嘻五代史中義兒傳呼巖為爺殊可笑家家  
稱為巖親爺他邑則無惟永嘉

所至一時海內縉紳名公巨筆覩公之迹輒興賦焉歌頌盛德  
管絃鏗鏘由是吾公之美泯泯乎篇什之間而友璣疇昔不能  
自釋之懷因是稍慰嗚呼非公佑我則亦何至於是而我亦豈  
能爲是也耶凡得文若干篇詩若干首謹以歸獻於公藏之世  
室以光家乘俾子孫世守庶令吾公之美獲與蘇范並傳而吾  
子孫或能追步歐王之後遠在千里不勝水木追慕之思公時  
官總

督漕運右  
都御史

爰具牲醴授弟友質代伸祭意神其鑒諸

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六十七歲

是歲公仍總督漕運右都御史

明世宗嘉靖七年戊子六十八歲

是歲三月公陟南京工部尙書妻黃氏得贈夫人 嘉靖南京  
工部尙書高並夫人黃氏誥命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工部之建

爰稽古冬官惟居民時利辨器飭材所司獨稱繁重朕念惟善  
節材力克罔廢於繕脩厥任實艱畀之匪人曷克重託惟爾南  
京工部尙書高友璣老成鎮靜厥譽惟揚不擾不苛務持大體  
往者佐秋卿總漕運政俱可述邇擢司空又益修其職務朕實  
汝嘉懋績乃聞褒章宜錫特晉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以示  
優崇爾惟體國惜費益樹勳猷用贊予恭儉之德祇膺乃訓欽  
哉 制曰朝廷優禮大臣爰及厥配獲並光榮所以昭恩渥隆  
激勸也爾南京工部尙書之妻黃氏昔以夫貴已贈淑人惜茲  
云逝罔克偕終特再贈爲夫人式賁九原載彰厥德

明世宗嘉靖八年己丑六十九歲

是歲公致仕十一月公子廷愉任光祿卿喪其配鄭孺人 蔡  
弘勳襄簡公傳嘉靖七年陟南京工部尙書旋轉司寇及奏蹟

更膺寵命榮擢逾年於經筵自陳致仕 春巖集湛氏礦志余  
西君自嘉靖己丑任光祿卿時喪厥偶孺人鄭氏

明世宗嘉靖九年庚寅七十歲

是歲公置南屏書院於白鷺嶼立碑紀念 南屏集南屏書院  
碑記友璣於是冬卜地於白鷺嶼之陽創置家塾扁曰南屏書  
院前堂後室左右齋舍周以垣牆爲教讀之所撥本邑十二都  
田一百畝歲收租穀以備束脩與膳食而賦稅與修理之費亦  
由茲出毋累子孫塾東西有園而壅蔬給背嶼面山而樵爨便  
院成若我子孫若族人若鄉人凡有志來學者咸收納之教之  
孝弟忠信以植其本教之經史詞章以達諸用勤講解嚴考校  
仿胡安定之育羣賢張橫渠之重四益日漸月摩文化自然興  
起矣



明世宗嘉靖十年辛卯七十一歲

是歲宗會堂碑成 劉瑞碑記高氏之先顯於宋自太尉瓊始  
下迄有明四百有餘載都察院右都御史肅政公拜命賜璽書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郡而高氏之顯遂聞於天下先是太  
尉五世孫世則公以行營副使扈駕南遷慕樂清山水爰定厥  
居再傳至朝奉公尤敦古尚禮首創祠堂於盤谷凡若干楹名  
其正堂曰宗會示一本也堂之南又爲堂也時思示不忘也列  
龕陳主昭穆有倫歲時祭饗祭畢而燕凡出自世則之傳者皆  
與焉亦無敢不至者祠成則又置田若干畝徵租若干石以供  
祭祀之需繕修之費守祠佃田非異姓人不許恐子孫穢褻效  
尤或至稽負而私鬻者莫之禁也其保全恩義如是旣乃潤色  
祠宇華篇名墨丹青炳如則有若知華亭縣孟禧公拓基地飭

壙墓覈田畝虔恭祀事則有若贈光祿卿述菴公述菴之子卽  
都御史公也方欲增祀田恤羣族開義塾謹四禮以倡族人蓋  
位愈高而尊祖敬宗睦族恤孤之念愈篤太史氏曰自古有爵  
土者率尊祖而重祀祀非田則禮不備禮不備則祖宗不享其  
曷以篤彝倫而裕後嗣觀於近世漠然不講世家巨族一再傳  
蔑視祖考子姓棄如道路甚則胥戕胥虐於乎憫哉今高氏宗  
會之堂世祀之田孝思篤而置法善垂後遠皆士夫所難能者  
是故祖考萃靈宗族日蕃且驩然相愛其獲福受祉固有自也  
况都御史老成清慎蔚有時望致位通顯非獨傑於鄉邦所謂  
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身者顧不至偉者哉表彰世德用志  
不忘公其焉辭詩曰惟禮有訓尊祖敬宗本本源源祀事孔隆  
中古以還遑祀厥祖犧牲不成燕樂笑舞宋有太尉桓桓其武

孫子繼之扈駕南徂扈駕南徂卜築樂清邦人禮重高畧是名  
朝奉再傳崇禮敦古乃相厥居丕建祠所宗會有堂敍列神主  
薦享時思跪拜男女我祖我宗儼然其存福我佑我來者如雲  
大構告成賈有餘力有齋有庖以潔以滌左廡維南樓曰環翠  
烟雲吞吐山海之會延月有軒望雲有亭我瞻我依我思孔凝  
茂哉良田自西自東犧牲簠簋于焉是供家訓孔嚴世傳世守  
四百餘年宗祊不朽自古有徵德厚流光篤生良臣佐我廟堂  
正位臺長六卿頡頏爵位尊崇祖德丕揚啓之佑之愈顯愈昌  
瞻彼江漢慶源孔長鄧林之木梗梓蒼蒼我作雅謠以頌無疆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壬辰七十二歲

是歲廷愉外補守廣西養利州娶湛孺人爲繼室 春巖集湛  
氏壙志西君自己丑鄭孺人歿意不欲再娶至壬辰外補守廣

西養利道出南安謁二千石陳公讓怪其獨行以爲廣西養利亦夷方僻壤多鋒鏑瘴癘之患安可無親密人道命逆旅主人蔡五爲之作伐得湛氏湛氏性警敏西君客途官邸得其侍奉佐助之力爲多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癸巳七十三歲

是歲二月二日弟友質公亡 南屏集肅義弟墓志銘吾弟友質字肅義別號頤菴性純謹善治生慮事詳密孝觀敬兄服勞勿怠常慮體弱檢方察脈能自調攝因而知醫退隱橫春里琴樽自娛乃七秩纔登遽爾病不能起致與人世長別也烏乎痛哉公生於天順甲申六月廿三日卒於嘉靖癸巳二月二日享年七十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甲午七十四歲

是歲十二月辛丑公葬弟友質於盤谷之原 南屏集葬二第  
祭文佳城咫尺祖原相依埋玉於茲良可瞑目 肅義弟墓志  
銘弟配岐陽南氏男一廷儒遇例授王府官女一適國子生黃  
一椿早寡鄉人重其節郡縣皆旌獎之男孫五部郁都郡近始  
生者未名女孫一以嘉靖甲午十二月辛丑日葬於盤谷之原  
銘曰樸而不華和而不懦吾族之良魯府之佐多病而壽調攝  
之功無祿而富稼穡之豐昆弟連枝百歲爲期爾何先逝遽辭  
塵世子孫振振萬事都足脊鴿急難九原難作手足有情死生  
有數銘茲於石用表爾墓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乙未七十五歲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丙申七十六歲

是歲長子廷紳率族衆往祭仙巖世則公墓 史尊朱春巖公

傳襄簡公嘗謂公曰吾於新七公祠幸得海內諸公鉅筆以表章之惟仙巖祖壘有失修理此心缺然故於嘉靖十五年躬率族衆往祭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丁酉七十七歲

是歲長子廷紳初授南京池州府潛山縣令以賢能報最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戊戌七十八歲

是歲廷紳升太僕寺丞廷愉得授光祿珍羞署丞尋轉天官署正 史尊朱春巖公傳嘉靖戊戌升太僕寺丞蔡輔之西渠公傳戊戌授光祿珍羞署丞尋轉天官署正擢節冗費頗著賢能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己亥七十九歲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庚子八十歲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八十一歲

是歲廷紳奉公命赴京 史尊朱春巖公傳西渠公適爲光祿寺丞同官京師公以父老命弟告休歸省因以襄簡公命赴京誠以移孝作忠益勵匪躬之節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八十二歲

是歲廷紳出京 南屏集上吏部侍郎程松溪書自壬寅歲京邸奉別忽忽已十餘歲矣翹企之私無時或已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八十三歲

是歲冬公遣子廷紳往省仙巖世則公墓 春巖集祭忠節公文於戲公昔以勳戚來鎮於溫也惠澤覃施故建有偉烈以貽我後人也久而彌滋迄今家詩禮而世簪纓孰非吾公之遺痛我先君歷官尙書晚年歸休多病猶惓惓不忘先墓謂當驅狐兔而翦榛蕪歲在癸卯之冬尙手自爲文備敘宗支遣廷紳往

省遂升高以相度厥宜倩工伐石分俸捐資表幽光於弈禩徵  
潛德之不磨此固舉族數百戶之同心實遵我先命而靡違所  
惜規制未宏當繼今而漸次圖之覽溪山之如故嗟往事而躊  
躇一觴拜奠來格遲遲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八十四歲

是歲廷紳擢雲南澂江府知府 史尊朱春巖公傳公以薦擢  
雲南澂江府知府在任二年弊革利興折獄如神郡民戴若父  
母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八十五歲

是歲子廷紳仍知府澂江時館頭有寇警蒙委本府衛王欽林  
鳴鳳相繼守衛 春巖集上龔太守書館頭爲官民往來之通  
路昔嘉靖二十四年該埠嘗有小警先君述菴公請兵守衛蒙



委本府衛千戶王欽百戶林鳴鳳相繼領軍來守幸保無事

明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八十六歲

是歲三月二十三日公卒於茗嶼鄉高輿里第子廷紳以澂江知府丁憂具奏陳情乞恩優恤贈諡賜祭葬 蔡宏勳襄簡公傳公歷仕宦四十餘年歸林下優游一十八載惟布衣蔬食樸素自甘嘗推君恩廣先澤爰倩名筆以彰宗功祖德建家塾以淑子姓鄉人更置田產以爲祭享之需延師之費蓋公由進士而晉司寇歷官一十九任雖榮顯困厄相尋而直道大義不可渝也所著有雲中奏臺漕運奏議南屏集皆見經濟才華而居鄉復多善舉是公出則致君澤民處則承先啓後其盛德偉烈洵可銘鼎彝而被詩誦矣公生於天順辛巳正月四日卒於嘉靖丙午三月廿三日年八十有六 春巖集丙午丁父憂歸號

慟幾絕公以不侍藥送終爲終天之恨畢生痛念遂不復仕惟以葺理宗祠加置祀田纂集家乘訓迪子孫爲事蓋以此數者皆襄簡公遺命故務繼述以成其志也 蔡輔之西渠公傳公始以親老屢告歸省得外遷廣西養利州知州抵家欲終養襄簡公不許乃辭行蒞任一載蠻夷悅服丙午丁父憂慟不欲生嗣經族人多方相勸以窀穸未安爲詞公始稍稍節哀迨終制補貴州普安州知州 逾年丁未八月十日公得追贈太子少保賜諡襄簡 嘉靖誥命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諡法之典創自成周異數之恩必加勳舊惟生前彰其勞勩斯沒後宜錫以嘉名爾前刑部尙書致仕高友璣道秉直方德推耆碩任更中外歷著忠勤旬宣而威緝滇夷明刑而風清園室進禮退義大節勿渝令德考終褒崇允協茲特追贈爾爲太子少保賜諡

襄簡以稱爾有德有勞之績不懈不訾之操於戲命服陳於家  
廟光賁重原顯號被之貞珉芳流奕葉

竟

何謂史德史德之言始於章子文史通義古人未之聞也其言曰史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輕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枉沈約之隱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又曰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悉不安分名教中之

罪人也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爲史  
遷未敢謗主讀書之心自不平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  
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所遇皆  
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指爲誹君爲謗主心術  
何由得正乎大哉章子之言史德矣夫未有史德不具而可稱  
爲良史者也太史公自序亦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是故史者道德之權輿也我輩生古人後束髮讀書目營  
營然抗千載亘四海自命果居何等舜何子何有爲若是豈必  
斧鉞華袞之業宣聖之後無人名山一家之言子長遂爲絕學  
史亦盡人能言矣而或株守故籍引據必精丹鉛在手昕夕忘

倦爲淮雨別風之刊訂。摭曰若稽古之名辭。乙部舊藏。徒成骨董於世。何濟於物。何功異乎我黨。非所敢聞。又或飾我新作。採彼雅詞。斐然動人。風馳雲湧。考文則詞精。而色澤尋理。則事淺。而意蕪。此揚子所謂擊悅致飾之才也。求古良直於義曷徵。又况語傷鄙俗。辭多滓穢。訐以爲直。謬妄無倫。採及祕辛。持爲談助。犯名教所必誅。爲儒林所不齒。文人無行。令人指髮。抑或崇論閎議。爛然滿目。鋪張盛治。大雅雍容。人盡義黃。德皆三五。長揚羽獵。何地無才。然而朝廷所載。每千萬言。而未終下。及細民乃一二語之不錄。軒輊在。我是何肺腸。欲求實錄。又安取焉。卽或藻鑑人倫。務存直道。高士之傳。獨行之篇。表章無遺。有聞必錄。私德之稱。庶幾無慚。以言公德。有志未逮。夫此皆未明夫史德之說者也。夫有德者必有言。史之爲言。大矣。毀譽之準。是非

之宗善惡之歸榮辱之衡德之於史重矣史乎史乎世有以良史自命者乎吾願挾章子所謂史德者以證之

何謂史情情者吾人所萬不得已於天下之故者也夫人之智識材力無不自感情中來若悲若喜若樂若苦若怨若慕若泣若訴若有心若無心斯何物歟與生俱起耳之所通目之所接意之所觸神之所存呼吸之頃冷煖自知萬象競萌歸於方寸是故一介之夫漠不問斯世事持一卷書反覆引誦往往有觸於內悵然不能自已讀未終篇至於泣下沾衣汗流浹背此不必老師宿儒而後然也況以熱中救世之徒平素之舊積者久於潛心研究之餘亦何怪其萬念俱集耿耿難忘歌哭無聊如狂如病當夫寫胸中之不平恍置身於千載果何今而何昔晤古人於一堂於斯時也并不知手足之爲我有爲之舞之爲之

蹈之此其情之所感吾不知其何如矣又况入田間與農夫野  
老遊咨采風俗纖悉不遺口講指畫窮形盡狀庶幾於其中得  
失之故興替之由或髣髴而遇之因而求諸通儒之所錄古書  
之所稱累牘連篇刺刺難盡往往聞所未聞得之於文字記載  
之外此其情之所感吾又不知其何如矣若夫小說家言揣摩  
世故語簡意該無微不至古今變態洞若觀火亦足令讀者神  
悅聞者顏開是故博通有識之士讀書忘疲寢食俱廢悄然若  
不能自休每於撫卷沉吟之下臨風眺望馳騫六合識造化之  
無盡藏人情之不可測爲之大聲疾呼目空壹是轉而內顧嗒  
然無言不覺其淚之潏潏然與聲而俱墮矣此果誰致之而誰  
爲之况夫文人直筆犯世忌諱爲怨家仇人所竊中以至一字  
之獄株連及於生徒身後無文遺書付之灰燼造物真忌才哉



而當其負氣慷慨歌罵自如情溢於辭前扑後繼儼然若不知  
有誅戮夷滅之可畏者此又誰致之而誰爲之夫人之用情豈  
必有激於中而使然哉然以我之所見較我之所未見我之所  
聞較我之所未聞孰切孰泛孰詳孰忽孰淺孰深孰甘孰苦其  
用情蓋亦大不同矣史者乃以廣我之見聞而迫出其無限之  
感情者也故自有史可傳以來而舉數千萬年帝者王者君者  
相者士者非士者窮而無告者奴者役者隸者與作史之人羣  
相遇於情之中而讀史之人又適於古數千萬年帝者王者君  
者相者士者非士者窮而無告者奴者役者隸者羣相遇於情  
之中抑豈獨然歟讀史之人與作史之人又將舉數千萬億年  
飛者走者介者鱗者蠕者蠅者蠢然不知何物者羣相遇於情  
之中則非感情之獨厚者又不足與言史矣

雖然此尤有其時焉史者又與時俱變者也夫古今道異王霸  
統殊因時而施乖越互見禮曰時爲大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  
之陸沉夫不問其時之隆替何如文昧何如而徒執數十篇古  
人手訂之書影附塵趨據爲定本則春秋筆削反類朝報斷爛  
之餘周誥商盤無非詰屈聱牙之語承訛襲謬聚貉一邱浩浩  
千春曾無先覺夫自其史之性質言之則雖十年而百年而千  
萬年而億萬年但令人類猶存物質未盡苟知其意注脚在我  
前不見古後無來者悵然獨往異軌同奔自其史之種類言之  
同一人也而後先互異同一家也而父子殊趨抑且一日之內  
或朝設而暮更一事之常或此違而彼順是故唐虞之賡歌未  
能遽得之三王之世十五國之諷刺不能上而與雅頌同登斯  
亦適因其時而異耳自周以降遷流益甚因時隱諱含識同悲

古人不能無俯仰遷就之情讀古人書者卽不能無委曲推求之術是故周公以天子宰相之貴加以叔父之親而能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不能辨流言之誣於孺子伯夷生武王之時能免於左右之兵而不能止其伐商之舉孔孟皆聖人而孟子之言不復如孔子之言馬班皆良史而班固之言不復如司馬遷之言一曹植之身耳讀親親自試之表能達於明帝之側而必非曹丕所能容矣一魏徵之身耳負強項骨鯁之名能用於貞觀之朝而必非建成所能受矣而古人之作史者又復變易其辭與俗通變曲筆阿世賢者不免吾觀於蘭臺著史聖公蒙其惡名承祚作志諸葛因以隱善而陳氏生於西晉習氏生於東晉三國志以帝統予曹而漢晉春秋則奪之司馬氏生於北宋朱子生於南宋資治通鑑以正朔歸魏而綱目則正之時之於史

大矣哉得其時則傳則顯則寶於後世失其時則亡則軼則藏之名山則投之水火故崔浩以直筆見誅而魏史之所傳者必非實錄可知矣趙淵車敬之作以不諱惡被焚而秦史之所載者必多溢美可知矣文人苦心昊天誰訴其知其罪於我何加抑我於此益慨然於古今生才無數荒江之濱空山之內必有抱奇特立之士直抒胸臆浩然無儔獨以陳義過高遭時忌諱而又無一二好事者爲之綴輯任其化爲冷風揚爲死灰身沒文晦終其世無一書之可傳亦必有懷抱不平遺世獨立窮無所遇折而從俗溷跡於田夫氓隸之間文采不彰遂令載筆者不知其名考古者不知其事時乎時乎夫史者固與時俱變者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史乎史乎不知其時是烏足以言史

知此斯可與言史矣知此斯可與言一切科學矣

謹案是篇舊題中國史學通論續編京師學務處官書局  
印行京師大學堂編本此其第一卷也故公自注云屠君  
寄楊君模中史講義自開闢始迄於春秋義顯事晰達哉  
其言之矣不佞承乏斯席繼二君後自春秋始凡自孔子  
作春秋以終秦世都爲二十六題蓋公當時未完之稿後  
民國二年公再主北京大學史學講席始成中國通史二  
十卷是編故自別出曰讀史總論云

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 四十七歲

是歲琳山公八十正壽 孫家鼐瑞安陳太公壽敘云癸卯之  
冬余與張埜秋大冢宰榮華卿大司徒奉命總理學務大臣朝  
廷議以學校易科舉興學伊始教育未易得人余輒心焉慮之

與埜秋華卿謀舉教習埜秋謂余曰余聞東甌名士有陳介石者品學純粹余觀其所著經術大同說獨史德育地史原理諸篇輒撫摩不釋手嘆爲一代絕作惜余未識其人余欲延爲大學堂教習於今日學界庶有益歟 介石者余與華卿癸卯禮闈所得士也余與華卿聞甚喜而埜秋謂余曰余聞介石講席於上海杭州每歲必三四還省其親京師去温州四千餘里往返頗不易恐大學堂之席非介石所願就也余曰不然介石旣通籍爲仕宦古人一符受命驅馳遠道彼亦非得已也况今日鐵道汽船瞬息數十程家人父子隔萬里如聚闈闈大學堂講席位處賓師非束縛於一官一職往來不得自由者可比 余因與華卿埜秋奏請派介石爲大學堂史學教習就學者翕然稱之而介石五月間一假歸省十二月又告假將歸余謂介石

日冬令嚴寒河流凍塞歸南非由京漢鐵道越河南達漢口則須東絕山海關由秦王島踰重洋數千里行者色戒而俄日戰爭事未平魚雷出沒於渤海黑海之間令人言之懾然冒險前行甯尊翁媪所樂聞歟介石因告余曰乙巳正月初八日將爲家父母舉行八十雙壽慶禮余曰是不可無以壽之始余得介石卷怪其才氣泛濫伏現萬狀其悲壯慷慨之氣直欲泣靈均而哭賈傅二場尤痛發時弊兀然不顧忌諱分校夏編修閏枝請以冠多士余曰此壽世之文非榮世之文也讀其文可見其爲人此人甯以一會元爲榮耶稍抑之迄介石來見余告以故因亟稱其文而介石曰余不足道也余弟醉石邃於醫術姪孟聰博通古今才學皆遠出余上余聞益異之介石曰我少無他師皆先兄燃石先生一人之教而我父督先兄甚嚴隆冬盛

暑教讀無所夕間年僅十歲每日必課數題稍不稱意悲怒交集以故先兄文章淵粹模範整然余與醉石孟聰所得蓋有其淵源焉余曰是可以爲封翁壽矣 余又聞之人曰介石家人四百餘指粗衣糲食上下無間言蓋封翁暨太恭人家庭教育之力余曰是益可爲封翁暨太恭人壽矣

北湖清芳集

謹案通議公八十壽言見於北湖清芳集者錄文七首詩數十篇楹帖存者今惟黃仲弢提學篆書王謝庭階盡蘭玉劉樊夫婦是神仙一聯而已

六月戶部派充計學館教習仍兼京師大學堂教習學部京師編書局編纂 墓誌銘云管學大臣張百熙聘主大學史料講席繼禮入編書局戶部計學館

同年八月浙江同鄉京官武英殿大學士王文韶刑部尙書葛



寶華始設旅京浙學堂公舉黃仲弢提學爲總理公爲副總理  
詩序云乙巳浙人議設浙公學於京師投票公舉總理當是  
時自故樞相仁和王文勤公聲不列舉外雖書侍皆列舉然卒  
得最多數者黃學士紹箕次則先生皆籍溫之瑞溫浙人之素  
所鄙也當是時聲價蓋一躍千丈云

是時孫籀膏徵君總理溫處學務分處延公主溫州府中學堂  
總理辭不果來因改聘平陽劉次饒拔萃紹寬爲監督

謹案楊紹廉甌海續集內編孫詒讓與劉次饒書云介石  
顧問一席以渠身分恐不肯就地小不足旋回亦無以行  
其志蓋當時徵君嘗欲聘爲學務處顧問此又一事也

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 四十八歲

是歲二月京師學務處改旅京浙學堂爲浙江公學廢總理公

舉爲監督 行述云乙巳浙士大夫議設旅京浙學堂公舉總理尙書侍郎皆與列卒得被舉者同縣黃侍讀紹箕次則先君明年侍讀出爲湖北提學使先君以次專任浙江公學監督同年六月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調派到粵辦理學務 奏稿節稱培才以興學爲先教育以得人爲急竊粵省優級師範及專門實業各學堂正在籌欸次第興辦非多得熱心教育之員不足以資爲理查有戶部主事陳黻宸志操堅卓器識閎深平日講求其鄉永嘉經制之學具有本原而於西學尤能融澈貫通非如時流涉獵附會者比歷主京師大學堂及浙省各書院學堂講席諸生經其講授無不傾誠悅服懦立頑廉現由本部派充計學館教習仍准兼充京師大學堂教習學部京師編書局編纂旅京浙學堂監督才堪大用可否仰懇天恩俯念粵省

辦理學務需人准將該員戶部主事陳黻宸調粵差委並請免扣資俸除咨本部外謹摺具陳 本月十九日奉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同年八月抵粵即經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派充兩廣方言高等學堂監督兼充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並於九月十三日接辦 節錄九月十七日岑督照會附粘稿云再臣前奏調戶部主事陳黻宸來粵辦理學務並請免扣資俸奉旨允准昨該主事經已抵粵適廣東改併方言學堂業已招考開課在即監督尙難得人而優級師範學堂現亦正在籌辦非有深明教育之員不足以勝教務長之任該主事學術精粹教育熱心擬即派充方言學堂監督兼充優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似此得人爲理必於學務有裨理合附片陳明

春秋之世習爲故常而不討乃大書曰弑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辨也以此義推之王莽曹操朱溫輩爲惡昭然史策匹夫匹婦詬厲之於千載之下何俟論史者喋喋哉嗚呼夫之此說與韓愈所云春秋謹嚴左氏浮夸蓋後先相契輕重無殊春秋惟嚴也故能使亂臣賊子懼左氏惟夸也故卒有公羊穀梁興夫之又曰劉向朱雲張九齡陸贄之貞孔融王經段秀實之烈反此爲權姦爲宦寺爲外戚爲佞幸極詞以贊而不爲加益極詞以貶而不爲加損故編中於大美大惡昭然耳目者略而不贅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此所由爲胡致堂異也余謂史籍論贊旣以曲筆之多不伸直言之美涑水通鑑紫陽綱目閒抒論斷未盡抉揚惟船山所作照牛渚之神奇鑄禹鼎之罔兩後學當奉爲圭臬良

史宜視若津梁也

問劉

唐書劉知幾傳稱知幾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歎爲史官宜置座右案史通忤時篇稱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媪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逗遛不去守司東都或譖予躬爲史臣取樂邱園者驛召至京令專執筆以小人道長與監修蕭至忠書求退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宗楚客崔湜鄭愔等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免於難則知幾史通告成非在居家之時卽係免官以後以耿介拔俗之操爲博雅傳世之文其行其學俱足稱也至清代河間紀昀以知幾言詞激峻未甚持平且支蔓弗翦往往而有披其菁華去其紕繆

爲史通削繁四卷信乎劉氏之爭友史家之良師矣然余謂史通  
扶摘過當雖經削繁尙多遺恨試略言之序例篇云序者叙作者  
之意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降逮史  
漢記事爲宗表志雜傳亦復立敘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爰泊范曄  
矜銜文彩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類莫不列序讀者所厭聞  
也劉氏言此余謂不然夫表志雜傳所載非一朝典章卽一代人  
物若典章爲志旣述本朝必爲敘以紀其沿革之由人物爲傳旣  
述各人必爲敘以誌其得失之效如史記律書歷書之有弁首酷  
吏循吏之有發端是也至范曄儒林冠敘言漢代文教之隆亦係  
要政並非贅語文苑無叙范氏尤深悉文本經術始足名家儒林  
旣有敘文苑可無敘也彼宋齊諸史半屬浮詞梁陳諸書亦多蔓  
句以一敘而謂史漢若子書范氏爲大謬可謂吹毛索瘢矣稱謂

篇云史論立言理當雅正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元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爲曹丕淫亂之臣忽隱其諱正朔之后反呼其名用捨之道其列無恆劉言如此余又謂不然史以直書爲功以曲筆爲罪使班述董賢之事范記隗囂之行有隱諱而不書有遺漏而不補斯可責矣區區稱謂庸有傷乎且王莽旣誅董寃斯雪董公之稱或當時相和而班氏隨錄此可指斥則史通是段四句何曰聖卿而不曰董賢曰季孟而不曰隗囂已可稱字班范獨不可稱公稱王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使魏爲正統則昭烈可稱元德使蜀爲正統則魏文可稱曹丕史通則兩朝並尊二君俱諱忘一己之大過舉他人之小疵可謂舍己芸人矣採撰篇云晉世雜書僚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所載或談諧小辨或神

鬼怪物揚雄所不觀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採以爲善夫以  
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見嗤君子劉言如此余  
又謂不然唐書藝文志稱干寶晉紀二十二卷鄧粲晉記十一卷  
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案干作止於懷愍鄧作  
止於元明年代非久卷帙已多王隱虞預生本同時以五十餘載  
之朝政成八十九卷之史文定多淫濫難望精嚴能於語林世說  
所錄痛爲糞除幽明搜神所記視同糠粃必不然矣且史通書事  
篇固云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目  
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此忽云語林世說幽明搜神皆  
干鄧所糞除王虞所糠粃何其自相矛盾也叙事篇云公羊稱郟  
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  
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



文殊費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去年及口中  
可矣劉言如此余又謂不然公羊原文言齊侯以調笑干大國之  
怒詳敘之則弈弈有神總言之則淡淡無味且依劉氏所改省僅  
十字何必吝此以沒其神孟子敘子產畜魚校人烹魚必重以得  
其所哉之句理與此同劉氏不知也張蒼無齒史記原文案龍門  
文章觀全篇之氣勢忘用字之繁簡使口中無齒句法可嗤則周  
紀云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  
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蓋四十四  
字而姜原三見踐之再見不害其爲史記之文其他類此更僕難  
數何劉氏挂一漏萬也曲筆篇云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  
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索米而方傳斯又記  
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劉言如此余

又謂不然陸機張拒葛之鋒可以斷之曰虛王沈述貶甄之詔難能誣之爲濫班固受金蔚宗漢書本傳並無此事北史柳虬列傳乃載斯言丁儀爲曹植私人不得以國志無傳咎歸承祚且儀與旣誅巢無完卵索米之語市虎堪疑劉氏甚之謂爲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可謂定評乎且史通全書褒美班固讚揚陳壽者屢有所見因一事之傳聞并全局而抹殺難以比詩人忠厚之情春秋褒貶之公矣史官篇云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雋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劉言如此余又謂不然夫倉頡首製獸蹄鳥迹之字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之書斯可稱之曰博若董孤之書趙盾南史之書崔杼直則有之博則未也文字短長當論實跡不當視周秦爲古加以尊崇視魏晉爲今加以輕薄今乃以

班固百卷奇書陳壽三國故事不過蒙雋識通才之譽董狐一字之貶南史一行之奇亦能受博聞實錄之名何其惑歟右列六大端粗述梗概未盡揭署蓋劉氏才本清奇文善辨析運役典故理曲者尙覺其腴潤飾詞采意淺者猶驚其麗甚至一家之史或前譽而後非一人之事或此善而彼惡遷固之作或揚其小疵齊梁之書或忘其大病余於內外篇略有所言矣不復於是細述也

### 詰章

章學誠文史通義近人梁氏啓超謂其學識在劉知幾鄭樵之上余案章氏原書精義誠多然顧名忽實舍近圖遠疏漏之處余別有削繁試略言焉易教下篇謂易之象與詩之興變化不可方物禮之官春秋之例謹嚴不可假借是也繼云象之所包甚廣睢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象之通於詩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

雨風象之通於書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磬念封疆鼓  
思將帥象之通於樂斯真村婦之戲言野人之俚語強爲附會不  
成箸述易爲天地自然之象假靈灼龜驗符人事占者且莫知其  
然而然若學誠所云詩書禮樂之象或爲見物起興或爲斷章取  
義五行別有學派箕畢隸於天文論其性質與易難同文繁不殺  
詞厭不休至云丈六金身莊嚴色相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  
花夜叉披髮亦人心營構之象非彼誑誣惑世斯尤可謂言不雅  
馴也書教下篇謂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左氏不致以文徇例  
浮文之刊落多矣夫左氏補經所不書述經所未詳自足立功並  
非循例謂左氏多浮文後世齊梁諸史浮文將何如耶章氏又云  
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可倣左氏  
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

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分列可無岐出互見之煩學誠言此固自謂空前絕後闢地開天然使逢唐宋數百年國祚政治之沿革人才之進退章奏之紛繁典籍之存佚不似三代臣僅數人政僅數事章奏未起典籍未成之可以數篇了事則史官處此將忽敘政治忽敘人才忽錄章奏忽載典籍而茫無倫次耶將或分時代或別事類或有年月或無年月而互相糾紛耶夫國策無年月則散漫失紀左傳有年月則本末可尋章氏謂以尙書易左氏可無年月後先之累不知尙書載堯舜史事彼時曆法始頒史法未立記者不知繫年月孔子可憑虛臆造耶通鑑不載文人以事涉軍國不暇及文章奏亦必節鈔詞賦直難道及學誠乃云以尙書爲史或錄一時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則尙書篇中何

不載擊壤之歌華封之祝易言無責殆章氏耶言公上篇謂孔子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箸易文也不伎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夫子之言見於諸家稱述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情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情也章氏於古人言公原理信獨見其大矣然古人立言之法雖出於公沒世之名未嘗無私春秋之作文學如游夏不能竊其名以游夏未嘗贊一詞也通鑑之作編輯如劉范不能盜其名以劉范僅足爲分修也學誠固謂唐以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不可稍有變通矣夫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朝廷所頒行公卿所憑藉公

也著作之專家剗造之新義私也私足貴公不足貴則亦何取於公哉章氏治歆向學說泥於古時政教不分官師合一而欲舉三代至明清學術削足以適屨不知勢有難行也釋通篇謂通史銓配之便后妃宮室標題朝代至於臣下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可因而見卽楚之屈原將漢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末學豈得妄議章氏此說余大不謂然通史體例雖與斷代不同列傳人物豈無時代之別使子孫附祖父等國史於家牒李延壽南北史覆轍余於恨李篇已詳言之至楚屈原與賈生同傳周太史與韓非同科並取氣類學派之相通不以時代人倫而相限此史記剗始別有所見儒林游俠亦標專目非僅以銓配爲工也然數朝之事讀尙了了十代以上觀者茫茫矣章氏下文固云獨

行方技文苑列女等篇其人不盡涉世事一律編次若南史吳達韓靈敏諸人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余謂依學誠辦法不特獨行方技文苑列女不盡涉世不知其世卽列傳涉世多者以家乘世系爲次使遇南北朝五代史之數載易君數代亡國遽讀其書安知其世耶蓋章氏猶習言國史必高慕尙書言邑志必遠追諸史余所云顧名忽實舍近圖遠非苛責也橫通篇謂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周長發以此輩謂之橫通是也然下文云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學誠失矣夫老賈販書以販書而能流通稀有之典籍其志可嘉也舊家藏書以藏書而能保存極貴之精槧其情可原也刻書之功尤同自著使章氏而有學識責刻書者宜刻佳籍勿削妖書斯可問心無



愧今日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爲憐其色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爲資其用揣學誠用意豈利橫通者流販賣收藏或如梨棗餉我不鮮我於是虛與委蛇心存菲薄耶被其利用非小人章氏實喪心矣詩話篇謂小說歌曲傳奇演義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無學識女子解文墨闇禮教者皆以傳奇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其說是也然既自命爲歆向之嫡派擅班馬之宏裁託體高去古近詩教一篇謂周衰文敝六藝道息諸子爭鳴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著述之事專後世之文體備其說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乃文體不潔臚及小說薰與蕪同器梟與鸞比翼吾尤爲章氏惜也

點煩

昔司馬遷之敘馮驩也謂形容狀貌甚辨王逸少之敘蘭亭也有  
絲竹管絃並陳文字重複子元史通所以點煩爲篇數史通所點  
家語居其二漢書居其一晉書十六國春秋各居其一獨史記乃  
居其十雖傳刻失真抉摘莫據空留除去之字數難考刪成之句  
法然師其遺意於史記又得十三條附之於左錢大昕廿二史考  
異於唐宋史亦有此例也

五帝本紀 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

分於是日此三字點去舜妻堯二女此三字點去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

父母象乃止舜宮居此一字點去

殷本紀 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

太甲內七字點去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

立三年不明暴虛不遵湯法亂德此二字點去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

三年伊尹此四字點去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

過自責返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此二字點去而授之政帝太甲修

德此五字點去

周本紀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此二字點去為帝

嚳元妃姜原此二字點去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此字點去欲踐之此三字點去

去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

者此二字點去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水

上飛鳥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此四字點去

去因名曰棄

孝文本紀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

藩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此三十九字點去代王

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

晉南北朝殘碑文紀

李翹

予輯晉以來裴希聲孫綽諸家撰碑誌及近代出土碑拓爲晉南北朝碑誌文錄甲乙編凡未及百字僅遺斷句如茲編所錄者最殘玉屑別具體致或有裨于文詠或時呈其巧思譬若雲錦七襄雖曰華采短帛寸縑杼軸自美窺豹一斑斯言得之隨手最錄聊付篋衍云爾乙亥冬月記

衛公碑

晉羊秀

仰睇遐風重暉冠世文選袁宏三國名臣贊注

太尉揚彪銘

傅玄

莅于少府考定百工北堂書鈔五十四

太僕应閑王御北堂書鈔五十四

允正九儀同上

晉南北朝殘

中郎將曹府君碑

傅咸

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北堂書鈔三十七

襄邑侯誄

前人

言研其幾文艷春蘭

桓玄城碑

孫綽

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文選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注

魯芝銘

夏侯湛

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巨綜為安東將軍魏志曹爽傳注案綜楊

綜

都鄉碑

潘岳

自中牟故縣以西西至于清溝水經二十二渠水注

戴侍中銘

潘尼

雅論弘博逸藻波騰北堂書鈔

給事黃門侍郎潘君碑

前人

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巨增慟乃樹碑巨紀事

潘岳碣

前人

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年文選任昉王文憲集注序

吳丞相陸遜銘

陸機

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志陸遜傳注

祖逖碑

袁宏

逖為豫州刺史薨時君柩未旋郡寇圍城衝櫓既附城將降矣勇士五百撫戈同泣非祖侯之為吾誰為死并力齊赴卷甲奮起遂陷堅乘負戈而反

孟處士銘

前人

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  
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閒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  
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阮籍銘

盧播

峨峨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澹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胎  
胞造化韜光緼羈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  
不清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友真歸樸汪汪川  
原邁迹圖錄

太尉石鑿碑

繆世應

君為治書侍御史朝廷以公雅節不羣直方其道仍授準繩之官  
類居爪牙之任鷹跄虎視而庶僚風靡

北堂書鈔六十二引三條

王述碑

韓康伯

述遷會稽太守淮海維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複泱泱大邦

文選安陸王碑文注任昉齊竟陵王行狀注

征東軍司劉韜墓志

前人

晉故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征東將軍司關中侯劉府君之墓

君諱韜字泰伯叔孝處士君之元子也夫人沛國蔡氏

王戎墓銘

前人

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封氏聞見記六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傍作穴得銘

有數百字

古塚銘

前人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封氏聞見記六齊時有發古塚得銘云云河東賈吳呂爲司馬越女嫁爲荀晞子婦檢之

然果



墓志

前人

惟晉元康二年太歲在子承開造斯窀窀丙戶口出西左參師圖  
令宮商是位龜筮易口咸口同吾禮爵除殞邪惡奔走千祿百福

永施後焉

古刻  
叢鈔

榆次令荀藐碑

前人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御覽二百六十八引荀氏

家傳

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碑

前人

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  
縣呂為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呂咸盜三年改命爵土明年十

二月喪國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

巨述勳德水經原公水注晉徙封陳王斌于西河故縣有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碑文云云碑北廟基尚存也

晉梁王妃王氏陵碑

前人

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之孫

案齊當作魏或齊下有脫王基

父豹早卒甘露中追贈北海太守

九山廟碑

前人

九顯靈府君者太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嵩

嶽北帶洛滋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在戌

案此謂月太歲也大典本如此近刻作太歲庚

午帝遣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緱氏令王與主簿傅演奉宣詔

命興立廟殿焉

水經洛水注

百壘將軍顯靈碑

前人

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訖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

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康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

立頌贊示後賢

水經洛水注

張蒼梧碑

前人

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

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是張憑之

陸邁碑

前人

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

郎

周闡墓磚文

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邦雍丘縣周墟里周闡字

道舒妻活晉潯陽太守譙國龍岡縣柏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

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澗泉日記下法華人發古冢得碑皆有一刻字又巖下放言法華山發古冢得一

刻碑

中丘城寺碑

前人

大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溼所呂言  
溼者思潤理國澤被無外是呂號之為溼封氏聞見記入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云案光初趙劉曜年號是時石勒尚奉趙朔故碑題光初五年也

李趙曲銅像銘

前人

秦建元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于長安寺中造十王慧韶感佛泥曰

達遇遺像是呂賴身之餘造鑄神模若誠感必應使十方同福法苑珠林

珠林二十二案建元二十四年乃姚萇之建初三年也

銅像銘

前人

建武六年歲在庚子宮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法苑珠林二十二孫彥曾妾王慧得有銘

銅像

襄陽金像銘

前人

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

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

法苑珠林二十九續高僧傳三十九

案道安卒於太元十年其在襄陽當在太元未改元之前此銘或別一道安也後周亦有釋道安住中興寺建德三年普滅佛道削跡遁去上距太元十九年凡一百八十餘年則又非其人也

豫章長公主墓志銘

謝莊

稟中極之照體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其風恪勤衡館庶族仰其德神葉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於楚屑燭載照娥英是從婉婉締綌給優柔肅雍蘅蕙有寶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

蕪藝文類聚十六

司空何尚之墓誌

前人

遠源長瀾自晉徂韓潛川韜玉霍岫騰鸞處華民瞻出光帝難寂寞壽仁茫昧報施調於飪歸經難蹇奇晦映流芳烟煜作義藝文類聚

七十四

果寶寺中碑銘

前人

宋元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鐘磬聲天花滿山因建

伽藍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

主大宏寶塔遂同銘之續高僧傳僧朗傳引果寶寺舊碑

石函銘

前人

宋元徽元年建塔續高僧傳僧朗傳果寶寺置塔獲石函銘

宋侍中趙倫之碑

前人

君戮力巨致誠吐規以會機一鼓則寇騎雲徹槍動則敵氣霧消

御覽三百三十七

齊鬱林王墓誌銘

謝朓

綠車旖旎翠蕤掩映癸貳戲良臨祧弛盛毀德歸桐棄尊君鄭文藝

類聚四十五

造釋迦石像記

紀德真

齊永明二年甲子太歲甲子四月廿日弟子紀德真為亡弟僧惠敬造釋迦石像追往悼心泣深友愛願僧惠齊神離苦永與福會七世亡靈同生淨土見在眷屬長保吉口家門雍睦子孫昌熾願願果遂亨善無窮口口使蜀于涪陵喪思寺就穎法師造古刻叢鈔

釋迦文佛像銘

前人

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月為面青蓮在眸心珠可瑩智流方溥永變身田長無沙鹵藝文類聚七十七引二條今合錄之

菩提達磨磨大師碑

梁武帝

為玉氈久灰金言未剖誓傳法印化人天竺及乎杖錫來梁說無說法如暗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振華夏道邁古今帝后聞名欽若昊天

# 文苑

## 內篇

南田山志序

石農存稿敘

姜賧卿墓誌銘

警樺齋集敘

補瑞安舊誌吳鎮傳

重修中川徐氏祠堂碑記

自號狷夫說

瑞安公園記

揚州雜詩

癸酉十月游金華山雙龍洞作

臘月十九同集西湖福州宛在堂為蘇

東坡先生作生日

賈園揮梅次蓮湖韻

讀唐書雜詠

## 外篇

歐隱園碑記

永嘉詩人祠堂碑記

劉紹寬

高誼

林撰

李翹

宋慈抱

陳謚

蔡昌鉞

張揚

黃迂

鄭汝璋

高文藻

陳闥

鄭崧

冒廣生

冒廣生



宋頤隨筆

張揚

自來私人刊書之富莫若毛氏子晉當明季擾攘之際而尤勇事鉛槧斯誠流俗人所未能喻也毛氏刻

書今讀顧刻汲古閣校刻書目得計536種嘗歎其力之雄雖後之長塘鮑氏廷博金山錢氏熙祚亦不能及今

則於吾友劉翰怡先生見之翰怡為激如學士哲嗣累世清華篤志墳典丁茲叔世處境與毛氏尤似家

富於資能為舉世所不能為之業難矣一時名士若長州葉昌熾勳元和孫德謙益皆在其門專校助理

余嘗擬編其所刻書目仿毛氏之例稍加變通先將每書撮其大旨及版本傳授源流然後計及頁數字

數卷數俾後人得以攷見其刻書之盛隱湖庶不專美於前矣昔人病毛氏十七史校勘未精翰怡之仿

宋四史及御注舊五代史吳郡晉書並皆精絕固超出一等而嘉業堂吳興二叢書卷帙繁重亦與津逮

祕書漢魏百三家集相埒綜其刻書有187種固已風行海內嘉業之名永垂天壤矣與翰怡同時刻書者

有貴池劉世珩慈烏程張鈞衡石皆前歿余擬纂清末刻書家傳生存者尚有南陵徐乃昌積武進董康

授陶湘蘭並存沒古之志皆其選也

# 南田山志序

劉紹寬

詩定之方中傳述大夫之九能曰山川能說鄭志謂有兩讀或言說者說其形勢也或言述者述其故事也周禮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知地俗凡此皆後世地志之所由昉也顧後世地志中有別爲山志者凡於山川名勝卽一卷之石一勺之水鋪張揚厲演而爲書其所流連贊歎者皆輯前人游覽之詩若文以充實之連篇累牘一望茅葦豈古之所謂山川能說者固如是哉處州青田縣南有南田山其地山水絕勝有瀑布數十丈俗名百丈深游人見者皆謂勝雁蕩之大龍湫外人之游於是者嘗攝影以歸謂爲中國第三瀑布余友劉君祝羣居于其地嘗攝山中勝景製圖十二見贈暇又編纂山志體例一依地志頗有合於周官鄭志所言之

旨至其敘述名勝約而不夸豈非能知體要者哉南田舊有富錢諸族今稍式微而劉族後起特盛自明文成以來代有聞者祝羣於其顯著可考者旣甄採而靡遺而其幽隱不彰者必鈎稽而表著之嘗慨青田縣志造端卽已簡略厥後踵事增修年代悠遠遂多堙沒自非生于其地耳目聞見有所依據安從而弋獲之是書之成裨益於續修縣志者非尠矣阮文達謂各郡縣數十里中有人載筆以志其事則郡縣志可不勞而成不信然歟顧祝羣之爲是書於人文之消長風俗之淳漓尤三致意人物旣列爲傳其著述雖或不傳必存其目一二遺文有可甄錄者必摭入文徵風土詳志禮俗於叢載之末附列祠堂耆壽兩表又以見民族之興衰人壽之長短各有遠近使覽者有所感奮焉則此志爲不虛作矣余旣衰朽學識讓陋祝羣顧不鄙余以所作見示余何能匡君萬

一惟有玩繹欽歎爲書數語簡端以發其作書旨趣云

石農存稿敘

高誼

予亡友石農葉李憲者邑翁陽人清季當科舉盛時學者多從事制藝石農獨治古文詞工詩於文稱史遷於詩喜杜陵或目爲怪物因自號所居曰謗窩然常秘所作不以示人近由趙君益卿搜得手抄詩一冊署曰石農存稿凡四十四首古體十二律十四絕十七附銘二而古比近體爲勝其詠老梅云刺天枝疑矛劍交裂石根作蛟龍鬪倔強還同漢灌夫按項抵老不依竇縱令能作滿樹花何曾救得自家瘦其歲暮感作云狂言潤論欲屈鐵旁人聞之畏且譁吁嗟乎窮士之窮自取將如何其詠雪云此君果然涅不淄故爲狼藉汗塵陌且拔長劍劊我腹納爲詩人作魂魄讀其詩可以見其人石農好直言不畏權勢邑故勢紳充架胥某紳邑

蠹胥也以田賦舞弊石農出爲對讞供詞滔滔不絕某紳爲所屈官欲杖之石農又懼傷士氣爲之請當時士論翕然此正石農之倔強而能作滿樹花者然其狂言屈鐵爲人所畏而譁亦以此而石農卒以窮困不得志抑鬱以沒所謂窮士之窮由自取不能救得自家瘦也老梅歲暮諸作不啻爲自家寫照焉石農之詩尙潔詠雪之作卽其所自命也而其論詩主寫性情絕句云詩家若祇稱唐宋我已遲生數百年於此可知其詩矣

姜叟卿墓誌銘

林損

君姓姜氏諱履卿其字叟卿歷世爲山東卽墨人明崇禎末有名瓌者官大同鎮總兵力拒胡馬援絕城破闔門二十六人死之獨少子臣以部屬曲護轉徙青縣南左遂家焉遺訓子孫不得仕清故青縣姜氏畢清世無筮仕者凡十三傳至業磻遷居縣城業磻

子連璧復徙居興濟鎮連璧次子興泰以貨殖致富號爲素封年五十而生君君性聰穎就外傳不一載聞誦四子書且竟二年五經咸若更習詩古文辭業大進人皆以爲取青紫如拾芥矣然君固守遺訓不爲舉子業故特致力於史研經世術繼治宋五子書則尤服膺橫渠年十五喪父哀毀骨立時邑鄙屢有寇警而君所居當其衝窺伺之禍尤烈家遂中落君以父業不可廢服除輒棄儒而商業復興聲稱播遐邇懋遷所至獲交海內賢豪甚衆自奉儉約布衣蔬食六十年如一日商旅盈餘購書外不妄費一錢儲積有成數悉散之不少吝初傾所有設范橋義塾於故里以教里之力不能讀書者繼購曠土置興濟義地以瘞旅殯暨里人之無力卜窆者復出資請於有司敷木板於縣獄以蔽獄囚使無薄蝕之苦倡建宗祠修宗譜皆出己財任之戚族有無告者時解囊

相助無德色救濟災稜靡役不從竭力助資往往隱姓名慮爲人知君旣痛其先人死事之烈而清政日益頹因命其子般若入同盟會往來八皖遼吉間從事革命悉出錢帛款之辛亥之役般若陰集燕趙俠士謀響應未幾和議成遜帝去位般若獨撰革命尙未成功一文著於春秋等報癸丑難作又冒萬險輸械津京事洩被逮承事者張大其詞欲株連爲邀功計交遊奔告君方進食從容引匕箸如故食畢謂告者曰爲羣致力有此固其宜也旣而般若獲免君若無甚介意繼徐謂之曰孟子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汝知之乎般若應之曰唯則退而誦孟子君始聞而色愉焉當蔡元培長北京大學時黨人羣集燕都般若與吳敬恆李煜瀛輩每相過從謀革新國是與俄韓兩國之士聚議津滬組歐亞同盟會而介汪兆銘涉閩海至漳就商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爲忌者洩其

事於英日諸報章聳以危詞當途偵騎四出君乃斥鉅資遣般若  
適歐羅巴將行使受命於民黨總理孫文文大嘉勉之般若旣漫  
遊諸國悉其風俗情僞事解遵海歸省君垂詢之餘益勵以千秋  
之業苟有寸益雖破家殉身不恤若爲干祿之具則不得謂之革  
命黨人矣當陳炯明之與民黨隙末也般若冀修好以急國難往  
還遊說甚苦卒不諧甲午之役走海上於蘇浙當道有所建白亦  
所如不合又值母喪因杜門讀禮兼致色養於君丙寅異軍特起  
般若攘臂再出往來膠滬平津間遊說北地海陸軍諸渠帥相與  
響應南朔一統般若以湖北軍事特派員奉君諭退遂初服致養  
於君如初君行誼孝友誠信得力西銘爲多及其門者咸推誠相  
啓迪嘗言人貴有恆故處事日有定程開卷有悟卽筆之於冊居  
常不苟言笑遇大事則慷慨激昂盡其詞方止在津歷遭庚子壬



子諸役維護良懦時力爭於當道不屈當道以其義正亦不敢堅  
違也癸酉十一月以疾卒年七十九方易簀時神明不衰端坐手  
書先聖格言以詔般若并檢所著頤壽堂雜記姜氏傳家錄授之  
配高氏先卒子三長恩漢次寶檀俱早世三卽般若孫七人兆榮  
殤兆駒兆森兆澍兆溪兆煜兆鑫均幼孫女五人兆嫻適天津刁  
元漢兆洵兆娟兆平菊子亦均幼曾孫一人毓虹出爲兆榮後今  
歲十二月般若卜葬君青縣渭沙河沿祖塋之次來乞予銘詞曰  
易代之交嗥天不宜夷者王之王者死之死者有後王者復夷草  
澤之雄儒雅之師裨海之商輦金爲資宰臣疆吏夢寐嘆咨孰非  
華胄奴顏焉施沈沈者夜四海聞鷄聞鷄四顧恍見旌旗我旌方  
揚彼旗爲灰赫赫姜氏一本千岐忠臣孝子釋茲在茲無平不復  
於天何疑厥祖可作厥胤孔悲君握其柄爲國鎡基志潔行純道

不澌漓讓名避位獨弔豐碑

警樨盒集序

李翹

理之存于天地之間者森然而昭著上而日月之運行陰陽寒暑之遞嬗下而草木昆蟲鳥獸之苑枯繁衍大則爲九州之文物制度邦國之治亂興亡小則爲家族親屬朋友之倫紀交誼凡理之所存文皆足以載之然而理之昭著者更今古歷萬世而常新文章之事則由乎其人非有沈浸醲郁明理識變之才則往往難爲之此操觚之士所以卓然獨出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詩漂然若見其節槩信有由矣黃巖許蓉垣先生黃中通理超然榮觀著警樨盒集二卷予循讀三復知先生蒿目憂世士也清之末葉百政更新世運之變默移潛轉拘墟者往往執古以扞今故其說恆固蔽而不適于用先生有所論述必順其勢而權衡之折衷至當遙契

合乎古賢哲之心洵可謂明理識變者也嘗主講九峯書院九峯者同治間孫縣令憲所創建以通經學古課多士恆聘博學篤行之儒講學焉集中凡九峯遠眺暮春山中卽事諸詩皆主講書院所作王柔橋六潭諸先生則當時台學之斗杓皆先生所嚴事者師友講習流風餘韻猶可想見他若見聞雜咏青島雜咏諸篇盱衡時事寄慨遙深親友往還闡幽顯潛則其重倫紀敦風教可見日月之居諸鳥之啼花之開有感於心莫不歌詩以寓其懷易曰言有序又曰言有物先生之文辭蓋備之矣哲嗣蟠雲專員奉命觀政甌江守二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猶謙以自牧以尊人集屬序予始知專員政教之美實本乎家學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予於是益有感焉

補瑞安舊誌吳鎮傳

宋慈抱

吳鎮字公定居邑市心里隆慶元年以明經試禮部第一卒業北  
雍奉旨監鹵簿工竣考選廣西思恩尹或風其弗往鎮曰天下甯  
有不可爲之邑耶顧爲之何如耳毅然戒車以行抵治中州都亮  
二鄉殘民以哀情來愬曰邢地據中州東蘭據都亮搆黨侵轢編  
氓備苦虐餓遂委而去之司土者非無憤激不平之心以邊臣下  
職畏禍避害不妄敢舉動鎮撫慰二鄉殘民曰此司土責也於是  
相機度勢施恩信以結民心捐俸資以充餽餉遂請檄率甲士驅  
之旌旗整號令肅甲士鼓勇先登土酋奪氣咸斂迹以遁洗巢擣  
穴刪彼僭堡號召殘民蓋役不踰時兵不血刃二酋懼請罪計平  
定二鄉爲府四十有三男女四千六百三十餘口咸相慶以祝賢  
令粵西守臣旣上聞上命禮曹出內帑白金十兩旌賚焉鎮業有  
淮藩之擢不赴調歸故里矣使者檄下甌海鎮拜賜于家戚里友

人僉謂鎮以文臣得之實異數也同時張宓號桂元福建泉州惠安人蕭騰鳳號岐陽泉州晉江人與鎮並爲思恩立祠摩崖晚結別墅於東郊足跡不入城市上勅禮部賜功臣扁旌之

論曰邑志稱鎮爲思恩令廉明公肅威愛並行於討叛徭功頗略今據吳氏家乘吳廷憲林桴所撰文以補之

重修中川徐氏祠堂碑記

陳 謚

徐之先嬴姓爲伯益之後益子若木封於徐歷商周爲諸侯後世遂以國爲氏五代時有名霑其居福州之葛洪山以避王曦之亂徙浙東宋崇甯間有名泉博始來温州永嘉之楓林自是族大成巨室爲楓林徐氏七傳及元至正中諱准者以名孝廉授瑞安學訓導之瑞安其子登仕郎諱培字積庵公於是始慕其風土人物之美而遷於東鄉之中川居焉是爲瑞安中川徐氏之祖時元泰

定元年也蓋迄於今已歷二十世子孫繁衍及千餘人科第之盛自二千石以下試守令者代有其人而明經秀茂之才至數十人可謂族大而望昌歟徐氏之祠實始明嘉靖甲子其裔塘東悅齋漢聘中溪建於其鄉之中岱隆慶間惺惺文泉是築兩廡及儀門而始大其地至清乾隆甲子培友灼錦益置祀產儲歲修以爲久遠之謀成式鳴球及秉是建名宦功義二祠於是中川徐氏之祠規制而大備矣然其間四百餘年幾更葺築於清康熙癸亥雍正辛亥以及今茲戊辰又復重修族長獻梅總理詠蘭而吾友徐定越於是役也實綜覽以觀其成於是恢崇先業誠足以昭示來葉而垂禩不朽者乎祠旣成定越來告於余而爲之記夫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庶幾祖宗之蘋蘩永薦孫子之葛藟長綿旣彫旣琢如慕如歸典型斯在若無窮期

然今上失其政下亂其俗士大夫逞其邪說以廢姓氏弛婚禁而爲天下倡濁惡漫天綱常掃地賊民興亡無日矣爲隄爲灌來者其誰徐氏之子其勉之哉

自號狷夫說

蔡昌鉞

余幼時先上校公名余曰昌鉞字之曰孟平余自傷孤露不獲受先公之教訓嘗恭繹字平之義爲說以自勉呈之厚莊師師曰汝名與字之義蓋取諸中庸也中庸之言曰君子不怒而威於鈇鉞又曰篤恭而天下平因推闡其義別爲文以示余余受而謹識之顧余性耿介於世少所合師特稱之曰狷因別自號狷夫復爲之說云昔孔子之稱狷者曰有所不爲孟子稱爲不屑不潔之士又廣其義曰人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夫天下之不能有爲者孰有甚於余者哉世方曳裙抵掌干說當世之務求得一試者而余

不能也世方著書立說掎擊古先之訓自樹新義者而余不能也  
一事也人趨而余避一徑也人前而余卻人方囂囂而余獨默默  
天下之不能有爲者固莫余若也然而世之人巧言令色脅肩諂  
笑鑽營奔競以博祿位自以爲得計余固深恥之而不屑爲也世  
之人巧機變詐互相傾軋詭僞百出口是心非自以爲能事余又  
深恥之而不屑爲也世之人軟熟圓滑神通廣大於人無所不合  
於世無所不遇而余則直遂狹中無容人之量遇有非禮相加輒  
勃然於心艷然於色由是交游絕鮮每以踽踽涼涼見譏於世獨  
厚莊師不以爲非曰是特性質之偏而學養之未至也古者民有  
三疾曰狂曰矜曰愚卽所謂狂狷鄉愿也按此陳氏禮東塾讀  
書記之說師採用之  
之矜也忿戾其汝之謂歟能爲古之矜不爲今之矜則庶幾矣余  
聞之益自喜或曰君子以道自期狂狷皆非中道而狷又次於狂



子何取以自囿歟余曰無瑕之玉始可以琢成器純潔之縑始可施以繪事人之行路也不入歧途始可以循正軌夫惟不屑不潔然後知潔之可尙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余雖不能好仁敢不以惡不仁自勉哉堅其所不爲而勉其所有爲因此易其褊急之性養其中和之度祛其疑滯之胸奮其惕厲之志積學以明其理力行以進其德則所謂退者進之不能者企而及之或可窺見中道於萬一乎至於窮通得喪關乎時命甯復逐逐於世而妄爲計議哉余蓋欲謹守師說而致力於所從事敢以質之於師以爲然乎否乎

瑞安公園記

張揚

昔稱洛陽多名園洛爲京邑冠蓋駢萃商旅輻輳民物殷阜士大夫優游棲息每託園林以抒情亭館臺榭侈絕一時此亦足覘夫

盛世之概矣李格非曰園囿之盛衰洛陽盛衰之候不其然歟温州僻在海濱舟車不便地瘠而民貧自南宋迄今所謂名園者考之志乘不多見邑有趙園在於金奧陳止齋傅良蕃叟武並詩紀其事名賢品題固非尋常巖壑惜遺址靡存焉滿清三百年承平日久鄰縣永嘉有曾氏怡園平陽有蘇氏雅園二者並營於私者也惟瑞獨闕焉豈非民力匱而無遑於斯耶誠可悲也政革以還兵戈未已災患頻仍雖有名園尙無足樂而吾瑞人士顧斤斤於斯其必有意在也歲癸酉邑人謀於縣長陳君成以主簿後隙地若干畝拓新之曰公園者背於△也園有戚少保繼光塔聳然兀立蓋以表當時平倭之勳其視彼袖手讓地數萬里於人者有間矣拭誦碑文憮然久之塔南有屋二所曰東壁軒曰圖書館雖爲典籍之府闕然未備余於此深有文溯亡書之慨當夫國人維新

唾棄舊學視同芻狗直至百宋與四庫東渡則疾呼狂走始悔噬  
臍吾故曰璧之東矣雖然邑人旣因亡書而望求書則東璧圖書  
名不虛矣塔北有安鄉侯亭爲漢名宦蔡敬則作過亭西往有陸  
放翁祠及亭在焉相傳陸游曾主縣簿渡江有詩昭在簡策復名  
廳曰一帆池曰明鏡橋曰仰青山曰蓬萊並取其詩句也蓋放翁  
當宋室南渡惓惓北顧志固足尙霽山詩曰詩墨淋漓不負酒但  
恨未飲月氏首床頭孤劍空有聲坐看中原落人後然則翁固有  
心人也人以放翁之心以爲心中原收復庶有豸乎嗟夫以此區  
區數畝之地而寓無窮之意是在游者自得之非漫然設施已也  
園之成迄今已數載林木蒼鬱亭榭輝煌固一時之勝觀他日興  
廢成敗則瑞安之盛衰係焉李氏之言可不懼哉

揚州雜詩

黃迂

一車電掣赴揚州有約翻遲京口遊不待腰纏騎鶴去十年此地

兩勾留是日欲遊焦山未果

祖龍往矣又阿麼隋煬帝小字見本紀楊柳隋堤作態多論定千秋兩功罪

長城以後是開河

果然明月一分無清陳沆揚州詩只今明月一分無賦到蕪城倘不誣二十四橋

何處是憑誰指點總模糊

亦有西湖奈瘦何綠陰夾岸汎舟過小金山比雷峯好一塔巋然

石照多

平山堂上獨徘徊記得登臨第二回到眼羣山仍拱立青青日渡

大江來

青山依舊向吾曹座上何人是酒豪東坡平山堂詩酒如人面前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

度劉郎今未至却先七日此登高癸亥重陽後三日與劉貞晦共登平山堂忽忽十二年矣今秋

先七日復與石宗素金榮軒林佛性高宗  
武王亦文諸君同來時貞晦在滬未至

蕃釐觀裏昔停車臺榭荒涼動歎嗟忽報白門春色好人間猶說

有瓊花

金陵立法院春時相傳瓊花盛開或  
云卽聚八仙院故爲明清公侯遺邸

空教坏土葬衣冠嶺上梅花碧血寒半壁山河臣力盡遺書留與

後人看

梅花嶺史閣部祠壁鐫石有與楊  
夫人及答清攝政王多爾袞書

冶春爭唱阮亭詩絕代風流想見之我過紅橋倍惆悵輸公生是

太平時

多少樓臺一炬中劫餘萬木泣秋風年來但有徐園在漫比錢塘

說表忠

最宜消夏綠楊村一水迢迢直到門酒肆茶寮人漸散滿庭落葉

半秋痕

垂楊蕭瑟黯魂消城郭依稀認六朝日暮扁舟歸去急老來倦看

曲江潮

貞晦招作杭  
游不克赴

癸酉十月游金華山雙龍洞和張君雋清作 鄭汝璋

十年重訪金華山腰脚益健意轉閑看山最宜邀良侶一見洞壑  
輒開顏朝真洞挾建瓴勢捫蘿緣葛想躋攀冰壺洞深不見底但  
聞瀉瀑聲潺潺雙龍洞與二洞接龍首矯矯翹雲間天生神物使  
有偶爭雄角勝非獷頑巖局石牖自啓閉不假銅獸銜雙環危崖  
峻嶒嵌青碧仙桃雲物幻爛斑太虛爲室明且淨別有天地非人  
寰此是仙真舊窟宅碧落乘鸞登清班一泓清泉夏寒玉掬以洗  
耳緣非慳內洞門低僅逾尺仰臥推舟順流入石室忽然虛曠開  
可容數百人坐立執炬然燈微有光昏曉莫辨重陰襲巖溜點點  
密復疎不雨浙瀝夜欲濕中有二龍互蜿蜒一黃一白交張翕奮  
髯揚鬚狀如生頭角崢嶸神弈弈下飲長虹澗底蟠夜深恐有蛟

人泣大地風雷與盪摩胡爲洞天終古蟄從知扶輿間氣鍾造化  
經營費鑿刻縱有僧繇摹難工竟日冥搜動魂魄取精用宏物皆  
然何況深山與大澤石壁嶙峋削劍戟仄磴盤旋無寸直鍾乳纍  
纍照眼白恍若明珠瑪瑙飾霞衣雲幔相鮮新燦爛訝是天孫織  
石鐘扣之鏗然鳴空谷相謦聲不息寶蓋懸空色玲瓏名刹莊嚴  
講臺式玄龜白蛇拊其巔雄獅馴貓蹲其側蜂窠碎石滑而圓細  
孔多被蘚苔蝕眠石方整絕塵埃疑有神仙來拂拭象形羅漢坐  
並肩或可化身千萬億光怪陸離皆文章端爲神龍增顏色暗穴  
衆竅透地脈石罅泉噴卽丹液赤松安期去不還誰是采藥求仙  
客年湮古觀已荒蕪何處披榛尋遺迹山靈無恙塞復通風物盛  
衰感今昔往昔晞髮與巖南吟嘯情深知有託湛冥遯世賞音稀  
長抱山阿甘寂寞名山勝槩未銷沉千載高風眞落落吾曹豈無

愛山癖野性頻年簿書縛玄黃血戰幾時休何如山中伴猿鶴佳處倘許結茅庵亦願徜徉專一壑歸來兩袖帶烟靄賦詩留作後游約

臘月十九同集西湖福州宛在堂爲蘇東坡先生作生日

高文藻

將相王侯未足云詩人姓字有餘芬一堂香火先諸子

堂中供奉閩詩人林

子羽等三十二人時代皆在公後

幾處湖山屬使君吹簫誰能從李委捧觴我欲

起朝雲文章不朽奎光在閱盡滄桑世事紛

賈園揮梅次蓮湖韻

陳閱慧

夢裏曾誇爛熳開此來眞踏澗邊落枝橫自愛花侵座風定閒看雪點杯難得荒寒逢勝集故應臨去又遲回猶龍一樹知名久更訪田家鐵榦梅



讀唐書雜詠

鄭崧

休休亭上一文豪  
拋却當年朱紫袍  
賓主壙中詩興好  
王官谷外月輪高  
飛觴有意談生死  
墮笏遙知避劍刀  
多謝重榮賢喬梓  
饋遺祇欠碧蒲萄  
司空圖

精敏方知迥絕倫  
宏辭博學却驚人  
做騷漫訴胸中感  
自做賦因道未伸  
書卷三千思舊宅  
金錢百萬贖貧民  
從遊進士名流者  
跋涉山川寄此身  
柳宗元

長庚底事謫塵寰  
贏得才華識聖顏  
擊劍須知懷俠志  
飛觴畢竟列仙班  
生平詩句誇無敵  
身世功名付阿環  
漫說脫鞵高力士  
調羹御手太恩頒  
李白

甌隱園碑記

冒廣生

甌隱園在甌海關署東偏明永嘉王暘谷參議玉介園故址也園後入官爲温州鎮總兵署讀焦弱侯記所稱玉華凝翠諸勝無一存者陵谷變遷山邱華屋蓋茲園之荒廢邇來三百餘年矣光宣間裁各鎮總兵官陸軍駐焉陸軍行而向之荒廢僅在園者今并堂奧無可居矣余來永嘉移書省吏以爲甌海關治官文書之所旣稍稍葺其堂奧迺營是園吾將隱焉入園門凡百步夾植海棠芙蓉爲王謝祠五楹以祀前郡守王右軍謝康樂之地由祠東行循廊折而北爲疚齋齋上有閣曰詩傳閣東南諸山若接几席余葺永嘉詩傳處也出疚齋門東行怪石錯落高梧蔽日廣可盈畝與天一碧又東爲秋爽臺臺面華蓋山下臨洗鉢池周以迴欄凡三十餘丈游魚筵筵若不知人世有桑田之感者由臺而東爲藏

春洞出洞則徑路蜿蜒若修蛇之赴壑循徑稍東爲流花橋橋左爲水香榭榭前亦有池宿雨時與洗鉢池通池西南爲釣臺與榭隔水相望榭南爲第二橋過橋循徑南行經紫籐架入清話軒軒四面環以竹牆外有土山高約一丈登山西望有亭翼然峙水中曰西亭亭之外爲沼種芙蓉盈畝亭東有橋橋外皆徑在竹林中人人竹林者幾迷不得出榭北徑盡爲錦秋墩墩再折而西則爲永嘉詩人祠祠亦五楹高牆厚墉頗壯麗祀唐宋以後諸郡人之能詩者冒子曰吾以主人歸郡之詩人而吾退而爲客焉而吾園不旣已得主乎墩之左曰觀稼軒軒前後有麥田可五六畝也綜計吾園之中有山有池有臺有閣有亭有榭而水爲尤勝樹則有桃梅楓柳松杉桂柏橘李楊梅芙蓉梧桐芭蕉石榴冬青佛桑紫籐斤竹方竹之屬凡用白金三千有奇則吾之力則已竭矣天下

之事由成住而壞空易由壞空而成住難當吾之世而園築成園之幸而吾之幸也繼自今壞焉空焉成焉住焉茫茫代謝古人來者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矣丁巳二月

永嘉詩人祠堂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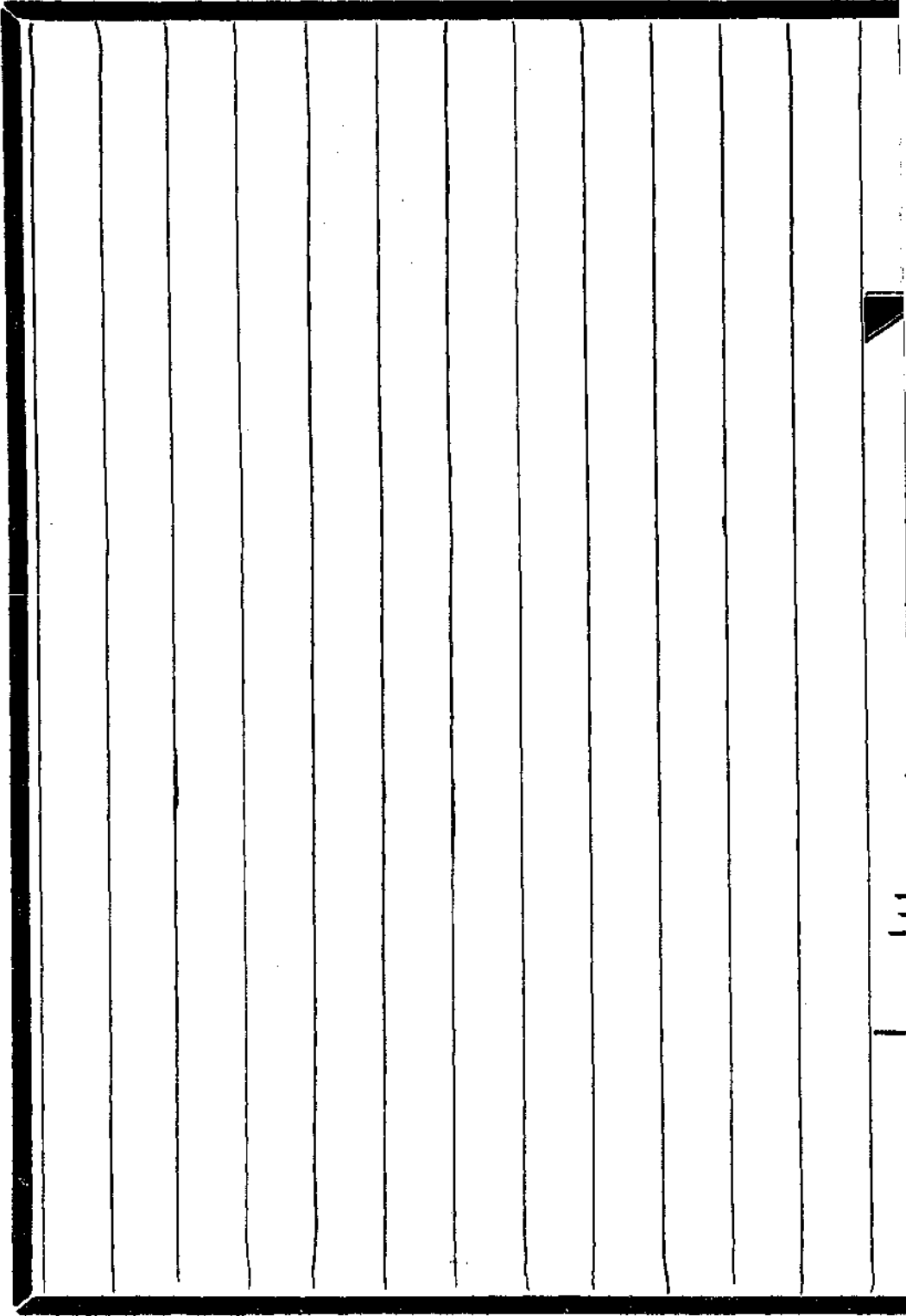
冒廣生

甌海關署東偏有廢圃廣十餘畝余既稍稍葺之爲甌隱園復於園中建永嘉詩人祠堂以祀唐宋以來諸郡人之能詩者五閱月而工竣凡爲楹五費白金七百有奇客有睨而笑者曰子之心可謂勞而其計則已拙矣夫官猶客也官之有舍猶逆旅也有一宿者焉有再宿三宿者焉要其終同爲過客而已矣今吾子之來甌才一年耳既新飛霞洞又修江心寺又於園中建詩人祠堂刻詩人祠堂叢書十三種度板祠中輯永嘉詩傳凡百卷以傳永嘉之人之詩所以爲永嘉人計則至善矣所以自計譬猶素人築室於

越室成而秦人固不得而主之也是故吾子之客於甌吾不知其能幾時也繼吾子之官於甌者吾又不知其猶吾子之志焉否也而吾子乃汲汲焉爲百年之計也冒子曰嘻客可謂斤斤於主客之間矣客知官猶客焉而不知吾之心亦猶客客知官之有舍猶逆旅焉而不知吾身之外凡妻子田廬乃至車馬衣服金石書畫何者非逆旅也吾先徵君當明季時家有水繪園華木園石賓客聲伎極東南之盛會遭鼎革易園爲庵使僧主之曰我來是客僧爲主也今官舍之有園吾誠不得而主之吾爲此祠則仍以主人歸之唐宋以後諸郡人之能詩者而吾退而爲客焉而吾園不旣已得主乎客旣退乃詮次其語爲文記之以刻於石且爲迎神送神之詩使繼吾者歌以祀詩人其辭曰

永嘉山水耀晉宋兮靈運詩篇世所傳誦兮仙巖福地華蓋洞天

兮雁蕩晚出南戒山川兮夫惟地靈生人傑兮和璧隋珠世不絕  
兮天水學者兼人才兮前有浪語後止齋兮水心同時四靈顯兮  
曰薛曰盧皆極選兮霽山忠義無抗行兮我讀其詩涕浪浪兮後  
來五峯揚風雅兮則誠樂府世寡和兮裕卿旡咎布衣之雄兮三  
孫二黃近世宗兮其他作者不勝指兮我爲歌詩當些只兮高官  
碩人下逮寒介兮無貴無賤無小大兮空山老衲螭首蛾眉兮新  
鬼故鬼無嫌無疑兮何以迎之春菘秋韭兮柑則有雙酒則斗兮  
何以送之工用謳兮歌哭聚族萬歲千秋兮



# 叢錄

---

---

洛 方 石……………(續)歌 甌 且

謚 陳……………(續)表 人 舉 選 安 瑞 代 清



瑞安陳母林太夫人百齡紀念

遐算越百齡榮閭里光邦家鶴髮婆娑論福命在漢郭范二母以上  
頌聲騰萬口壽河山輝綽楔烏私孝養數門望殆晉王謝兩姓之間

池源瀚

巖巖名子稱海內大師下走迺舊遊祝百齡母當有千秋萬歲不朽壽  
榮榮元孫治永嘉之學起衰疇无責看後來者爭爲止齋水心振頽風

高誼

巍然巾幗師宗世系五代秩逾百齡家聲著文史溯自北宋以迄今朝  
思惟塘畧萱堂堪相伯仲  
允矣鄉邦人瑞國重褒揚里崇綽楔福命已神僊况從上京而達行省  
尤有河汾門籍競譜笙歌

項葆楨

後報其本通媒妁修藻蒹一樣朱陳婚禮秉麻糍糖糕與喜餅陳  
設靈前爲祭品麻糍如糲而方糖糕糖粉糕也皆定婚用嫁衣裳紙爲錦祝融一現曇  
花影亦有女已字人未合番死後冥親故他訂郎心倘恤貞魂溷  
務輸財賄爲先引多多益善親心逞方許婿家同穴殯吁嗟乎生  
賣笑羞已甚死賣棺貪更很掌上明珠在中壺一家吃著無窮盡  
何怪人亦有言生男不幸生女幸

### 塗田

甌江水無定蹤十年西十年東黃沙一捲拓三弓藍田玉忽起正  
中小民藉此起爭鋒官爲立法何圓融子母相生說亦工倘使犬  
牙交錯界劃同先入升祖爲主宗誰知出好卽興戎激成械鬪非  
命終鄉愚何知訟則凶奸徒得隙縱刁風筆如刀兮顯神通疆畝  
分民力窮十年始得報成功鄉愚坐致富家翁方說黃堂斷至公

桑田又化蛟龍宮爲牛爲馬一場空

### 花會

花會花會全甌大害三十六門天罡配狀元宰相尼僧丐龍虎牛  
 羊禽獸類畫圖著說殊狡獪設引茶山立一旆葫蘆之中春色賣  
 上而仕宦下市僧閨門清興尤稱最擲得一錢卅倍貸拚身孤注  
 分勝敗卜彩茫茫問著蔡廢廟孤墳羣祈拜鄉有兩神更可怪一  
 受牢籠一喜媚出上下河鄉有廟神二問花會最靈一則必一人袖  
 出郎當繫神頸謂奉帝命罪當誅一人從旁緩頰  
 云請點花會赦之一則必使美少艾坐神殿手將神鬚懇點花會  
 故曰一受牢籠一喜媚點花會者以圖置案暗中以墨點之謂神  
 爲之可恨海隅多無賴設陷陷民民日億民日億起蜂蠶層層蒙  
 蔽內兼外叫煞皇天天不睜甌人事急  
 叫皇天

### 打對子

打對子兒戲耳十一齡至十六止大率營弁子弟創其始無賴頑

童踵其趾分部伍操弓矢三五十人聚如蟻穿城廂歷街市耀武揚威爭比技鼓聲一震譁聲沸紛紛旗幟明如綺若者爲將若者士儼若兩軍相角抵爭以高下分臧否父兄見之心竊喜豈知年少務使諳律紀奈何先令鬪心起而况海疆強悍之風正靡已

### 子孫飯

子孫飯子孫飯一日晨昏三進饌人人碗底留紅瓣謂將遺付兒孫徐消散一年三十六旬半狼藉米珠幾萬萬一朝尙遇凶荒患救得流民多少難家家子女及笄卅訂聘回盤禮粲粲桃兒扛兮糕兒擔十色五光裝潢燦暴殄天物物糜爛物糜爛勞勞猶爲子孫盼何弗黜華戒奢慢有時莫待無時歎

### 夾鮓魚

礬山頂上山泉衝一綫直瀉海之中海濤旋折凝秋風瞥時蟠結

形蒙茸非鱗介兮非毛蟲無奇不有造化功漁者劈竹爲釣筒隨  
潮夾起水流融名曰鮓魚通名海蟹海腥蒙有白有頭對對封白而圓者爲鮓  
魚白黃而毛者爲鮓魚頭一白一頭謂之一對項下參差餘血紅鮓魚首腥捕時輒割而棄之有血甌人以酒冲  
服謂可枉借蝦蟆作目瞳鮓魚無目鼻觀中蝦蟆集焉上有飛出  
養心血枉借蝦蟆作目瞳鳥啄之蝦蟆驚走鮓魚亦隱入海底  
水久留欲化空撒礬和鹹乃不鎔以礬始者以礬終礬山一隅產  
已充奈何地愈富民愈窮此理只堪問蒼穹

### 罌粟花

罌粟花粲如霞外洋流毒及中華割漿液剖新葩貯器凝膏曰  
土鴉烏衣子弟好浮夸胸中結癖等嗜痂盜肩背焦齒牙雙眸炯  
炯面削瓜必及譙樓更鼓搗呼朋引類踏三义閨房直入不爲差  
婦說餅僮烹茶主賓一榻笑言譁忽焉涼月落窗紗匆匆秉燭急  
回家鳥已出林聲呀呀俾晝作夜何爲耶

唱龍船

唱龍船負在肩玲瓏窗闥別有天遊行東陌復南阡愚夫愚婦奉  
如仙前半邊木頭傀儡一綫牽衣冠羅列模形全演一齣戲幾文  
錢後半邊娘娘菩薩設香筵上有匾額旁楹聯清香一炷日綿綿  
薰得滿船黑氣填一撮爐灰藥竈煎誠則靈時病自痊卽以傀儡  
酬神前爭爭論價輒盈千兩不相值兩相連釀錢之術愈奇鮮從  
知遊手都好閑何弗宅爾宅畋爾田

龍燈

新年入龍燈出紙龍無數木龍一木龍領袖主驅疫蜿蜒玲瓏八  
十節節節有燈分五色燈燈有人持其跋羣龍舞一龍率上下控  
縱不可測更有花鳥雲魚新樣設翻聯銜尾勢蓬勃白紗船明於  
雪一人負戴何突兀活臺閣賭裝飾三五兒童成一劇鼓聲起兮

鑼聲接走徧城南又城北獨有南塘宮裏一龍蟄龍身龐大行不  
得龍髯可以當藥石丈夫爭爲妻孥擷道是求嗣靈應物怪哉咄  
咄人種龍種豈相涉人不種德向龍乞

### 攔街福

春意渥天降福福在街頭暗摸索誰家攔去春常足南門南至朔  
門朔郡城北門謂雙門土音朔轉音爲雙漫天燈綵炫羅縠朱楹柱上詞聯玉謂是  
桃李園開夜秉燭或是蘭亭修禊曲水曲檐頭巧挂鸚哥絡口噴  
細液靈機伏夕陽西歡聲作紅男綠女相徵逐家置一燈設一桌  
十家五家聯陸續最後一家崇臺築上供福星神肅穆牲肴花果  
披紅綠粉桃如塔高齊屋酒一樽香一束主人默跪倩人祝祝者  
道裝古袍服笙簧夾道淫詞惡錯雜不倫毋乃瀆福兮福兮究誰  
屬君不見街梢巷尾有煢獨棉衣典盡也從俗煙銷人靜春寒促

啞啞笑聲應當哭

龍船

五月五日天未燠溫地夏猶未熱南門城外龍船作龍船作人頭簇衣香  
扇影搖波綠龍船之高高於谷龍船之長長十拓船頭船尾臺高  
矗俊兒上駕青絲絡鞦韆圈裏旋轡轉葫蘆一轉煙噴綠梢頭婆  
美如玉嬰哥架上蓮翹擱龍太子白袍服峨冠長戟威儀肅大龍  
華兮草龍樸搖旗繫鼓人赤膊大龍遲兮草龍速八槳如飛隨浪  
浴舟置一偶雕以木不及爭先捷以竹移時事藏回村麓演劇酬  
之罪自伏前倨後恭亦太促游船無數沿隄泊布篷斜挂迴欄築  
士女紛紛艷如萼盪向河濱資眼福龍旗一柄船頭撲犒賞隨人  
不嫌薄爲說龍船能鎮惡臨水人家迎陸續爆竹千聲紅一幅羸  
得龍船伸復縮吁嗟乎一江競渡胥尋樂誰爲汨羅三閭哭



七姑孃

七月七日七女郎出城爭拜七姑孃七姑孃宮設南塘年年不斷  
七寶裝七姊妹共登堂執牛耳失信芳良月良日良辰良約伴重  
來快行觴青精飯綠蒲囊紅絲綫一掛長松枝柏葉雜青蒼先向  
娘娘宮裏藏一雙紅燭一封香齊來叩禱乞黃梁歸家飽飼保吉  
祥明年家道果然昌願權子母倍以償再來乞復相將復相將何  
穰穰纏綿不絕積餘糧我不溯權輿於七姑孃之廟我只慮盈滿  
於七姑孃之倉

打九十

年年逢七月家家打九十疊紙爲錢鑽以成形打九十鋼鑽一下  
錢紋裂包兒封印兒刻一甌人家有三寶印三代祖先名書墨開元  
寺裏冥庫設爭將九十寄幽穴庫官有費外加一東風一炬火光

二十四年己卯

錄有傳

曹應樞

字尊生號秋槎居南區曹村有傳

洪守彝

癸酉拔貢字絳堂居縣城林宅巷河南永甯甯陵知縣有傳

道光元年己辛

鮑作雨

字雲樓居東區沙塘縣聚星書院掌教有傳

瑞安選舉人表

六

甌風社刊

林從炯  
順天中式

嘉慶辛酉

拔貢名佩

金與修嘉

慶縣誌丙

子順天副

車始改今

名字石笥

居縣城第

一巷

二年

壬午

項傳霖  
陳簡榜

字几山居

縣城南堤

街富陽縣

學教諭有

傳

五年

乙酉

蔡樹勳  
徐光榜

經魁字伯

翰號琴東

居縣城浦

林宗禮 欽賜  
字光舟 舉人  
東區大 居

八年

子戊

蔡夢熊

字佚居 縣城浦前

十一年

卯辛

陳瑄

潘恭壽 榜

字子玉 居  
縣城鎮 甯  
巷直隸 望  
都無極 南  
樂隆平 知

十四年

午甲

黃體正

高錦 榜

字菊漁 居  
縣城小 沙

瑞安選舉人表

七

甌風社刊

巷咸安宮  
教習揀選  
知縣

十五年 乙未

孫鏘鳴 沈祖  
字韶甫 榜  
渠田居北  
區潘埭 辛  
丑進士

十七年 丁酉

陳光英  
字俊卿 居  
西區大壩

二十一年 辛丑

孫鏘鳴 龍啓  
光緒辛丑  
重宴瓊林  
廣西學政  
有傳

二十三年 癸卯

謝鳳飛 無考

二十四年 甲辰

蔡慶恆 魏士  
龍榜

樹勳子字  
芬久號小  
琴江山縣  
學教諭

周慶柟

字仲梅居  
縣城申明  
里揀選知  
縣

孫衣言順天

丁酉拔貢  
巳亥順天  
副車字琴  
西號劭聞  
居北區潘  
士埭庚戌進

二十九年  
己酉配

三十年  
庚戌

孫衣言陸增  
祥榜

謝賀雲無考

瑞安選舉人表

颶風社刊

咸豐元年 亥辛

黃體立 朱炳琦榜

字占薊居  
縣城小沙  
巷丙辰進

黃體芳

字漱蘭同  
治癸亥進

二年

壬子

葉寶衡 洪秋榜

字玉樵居  
縣城於潛  
縣學訓導

章錫 欽賜舉人

江甯布政使 太僕寺卿 有傳

姜熊飛 無考

<p>九年 己未</p>	<p>八年 戊午</p>	<p>六年 丙辰</p>		<p>五年 乙卯</p>	
<p>林夢楠 字星樵 嘉善縣學教諭</p>			<p>章炳奎 字佚里 無考</p>	<p>劉祝三 字蕪村 縣城望仙橋</p>	<p>字仁山里 居無考</p>
		<p>黃體立 刑部主事</p>			
<p>吳希燐 字港球 有傳</p>	<p>林錦榮 考無</p>			<p>周平淮 字靖南 西區大巒</p>	



同治二年癸亥

四年乙丑

黃體芳  
會元  
源榜  
侍郎有傳

吳鴻翔  
張祥榜

字雪杉居  
東郊八逸  
街東陽縣  
學訓導

周紹言

字小蓮居  
東郊湧泉  
巷

胡玠

字桂樵居  
縣城申明  
里

林飛翰

吳培元

字溫卿居  
西區徐村

陳廷江

字蓉舟居  
東區小典  
下梓嶺平  
陽汎千總

陳冠軍

字羽林居  
西區大密

吳鳳崗  
考無

字羽階號  
子聲居北  
區陶山嘉  
善縣學訓  
導樂清梅  
溪書院山  
長

趙廷夔

字琴韶居  
東郊八逸  
街天台鄞  
縣教諭光  
緒甲午重  
游泮水

六年  
卯丁

王旬宣  
朱彭榜

字仲蘭居  
縣城小沙  
巷

孫詒讓

周殿鏞

字蓮庵居  
西區大巒  
溫標中營  
千總

曹夢池

字蓮生居  
東區長橋

衣言子字  
仲容號籀  
廣刑部主  
事有傳

戴循良

字翰卿居  
東區鮑田

九年  
庚午

徐福庚  
禮榜崇

字錦泮號  
玉洲東居  
郊八逸街

十二年  
癸酉

王黼廊  
沈壽榜

字小水居  
縣城水心  
街改名嶽  
崧光緒己  
丑進士

胡寶仁

陳超英

字卓甫居  
東區沙門  
光緒丙子  
進士

林萬清

光緒元年 亥乙

二年 子丙

字小玉居  
縣城屏星  
街光緒丙  
戌進士

字鴻年居  
西區大巖

林慶熙  
考無

項价人  
戈馨榜  
字墨園居  
東區長橋

陳超英

藍領侍衛  
福建督轅  
管帶衛隊  
親軍營督  
運河海漕  
務有傳

孫詒燕

字翼齋號  
叔芭居北  
區潘埭內  
閣中書

黃邃  
順天  
字密之居  
縣城大沙

字密之居  
縣城大沙

巷

五年

己卯

何慶輔  
字翰臣  
飛榜  
李鵬

縣城學前  
壬辰進士

林星棟

字月泉  
居南區仙降

黃紹箕  
順天  
中式

體芳子  
仲弢號  
士庵庚辰進

吳鴻業  
欽賜  
舉人

字秋芳  
居西區大密

六年

庚辰

黃紹箕  
黃思  
永榜

湖北提學  
使有傳

八年

壬午

沈鳳鏘  
陳翊  
清榜

邵佐清

# 紀事

---

---

鄉事紀聞

本社紀事

瑞安林氏惜硯樓叢刊總目

敬業堂詩校記一卷

顧亭林詩校記一卷

漱蘭詩草一卷

鮮庵遺文一卷

莫非師也齋文錄一卷

方國珍寇温始末一卷

太鶴山人年譜一卷

全臺游記一卷

右目八種為瑞安林君志甄校輯用本連史六開本印行分裝二大厚冊實售大洋叁元貳角外加郵費一角五分如欲承購請向瑞安楊衙街十六號甌風社理事部林君接洽可也

方成珪

孫詒讓

黃體芳

黃紹箕

宋衡

葉嘉掄原著

劉紹寬增訂

端木百祿原著

陳木百祿原著

池志澂

甌風社謹啓

地址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鄉事紀聞

永嘉區行政督察專員許蟠雲氏下車伊始殷殷以徵文考獻爲己任嘗設徵輯鄉先哲遺箸委員會於署中復令六屬各設分會以廣搜求法至美也茲聞該會已鈔錄成書者無慮得百餘種永嘉有周天錫慎江詩類花萼樓集列朝私紀王欽豫一笑錄項維仁果園詩鈔梅調元贊臣詩集黃漢甌乘補瓊雲草堂詩稿季鎮海圃餘草張碩怡雲樓遺稿瑞安有林增志自訂法幢年譜孫希旦求放心齋遺詩余國鼎兩峯詩錄洪蔭南師竹齋吟草樂清有施元孚雁蕩山志趙貽瑄靜脩齋詩草洪福看劍樓賸稿葉正陽曉園遺詩林大椿恆軒詩集粵寇記事詩林文朗靜齋集林文煥雁山卽目博笑集鄭煒一斑集葉季慈石農存稿平陽有朱黼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玉環有戴禮子遺吟草無名氏東甌志錄



東甌文乘皆爲第一次寫成永嘉有薛嵎雲泉詩集薛漢宗海集  
鄭洪素軒集王祚昌珠樹堂文集王欽豫翼正初編周天錫樗庵  
手抄問古新編張泰青小東山草堂詩鈔童冠儒友十花樓課草  
黃玉晚香吟館漫草張元彪松濤閣詩草張正宰柿園詩文錄高  
溥柏園詩稿孟錦城松風吟館小草徐定超徐侍御詩文錄瑞安  
有余國鼎梅月樓詩卷孫希旦敬軒遺文方成珪唐撫言校本鮑  
作瑞草堂管窺孫衣言郡志選舉考正蔡其鐸先器識齋詩草姜  
雲湘龍坪詩草吳鴻翔雙柏草堂詩草鮑維城集雲山房詩樂清  
有章綸章恭毅詩集朱希晦雲松巢詩集史尊朱讀易淺解讀書  
淺解葉正陽鹿跡山房文集平陽有張綦毋潛齋詩稿張元啓蘭  
畦詩稿楊炳蔚亭詩稿林東明悟雪子詩草林公彰片詠詩稿鄭  
兆璜粲花樓吟稿吳國華香雪廬吟稿泰順有吳駟紀行詩草潘

鼎彝長尺牘潘其祝須曼那館詞草胡睦琴自怡齋詩詞張天樹  
旅中草董疇寤桃山齋吟稿董暉味道腴齋詩存毛涵古柏山房  
吟草皆爲第二次寫成至其所錄趙詒瑄靜修齋詩草不及本社  
所藏傳錄平陽劉氏鈔本爲佳按劉氏本別署存脩齋詩集多詩  
三之一各家題詞評語若干則又鮑作瑞草堂管窺疑卽金正聲  
殊安詩存之化名皆選錄瑞安道咸間詩人之作何以又屬鮑氏  
瑞不易解余國鼎梅月樓詩卷爲陳謚瑞安經籍目孫延釗玉海  
樓收臧鄉哲書目均未著錄爲可貴耳其卷帙較多方在寫錄中  
者有樂清何白汲古堂續集永嘉吳彥匡花史瑞安孫衣言永嘉  
集內外編又由各縣分會齋送者有玉環郭雨青薛島答符集七  
種林蟾香友石山房吟草一種戴禮女小學小學韻語二種永嘉  
徐定超永嘉先生傷寒論黃漢瓊雲草堂詩稿又該會前經議決

各案如選印永嘉姜準岐海瑣談樂清施元孚雁蕩山志孫詒讓  
經微室遺集三種業已次第進行瑞安陳黻宸陳懷遺箸擬提前  
選印決議先由陳君穆庵將原書送會交印行股陸續辦理孫衣  
言甌海軼聞五十八卷已刻之板商由孫氏捐入該會其未刻數  
卷歸會補刻完成現孫君孟晉已將家藏舊板運至永嘉暫寄籀  
園圖書館檢其未刻部分約有八十餘板須四萬餘字刻資百餘  
元卽由該會雇工剗刷與姜準岐海瑣談同時先行發售預約聞  
該會擬定續出各書卽爲施元孚雁蕩山志孫詒讓經微室遺集  
陳黻宸諸子通義三種云

## 本社紀事

十月二十六日日本社舉行第二次社友年會在永嘉江心雅集先時午刻聚餐於城意大利菜館公譙永嘉區行政督察專員許蟠雲氏是日與會者平陽劉厚莊樂清高儲廩青田劉祝羣永嘉梅冷生陳仲陶謝磊明瑞安池蘇翁陳木厂孫孟晉宋墨庵張宋廩林志甄諸人飯後假謝池東山書院攝影是時仲陶以事不來許蟠雲氏復於攝影後因公務先回於是下午二時許社友渡江者凡十有一人至孤嶼謁文信國卓忠毅祠共慰新建歸鶴亭林君志甄提議編印清代永嘉學者象傳及本社第二周年紀念冊徵求社友最近四寸半身照片彙鑄銅模俾資觀感推由林君主持諸人於是合影於浩然樓下以留紀念及暮歸渡入晚八時同赴許蟠雲氏招飲於專員公署席間討論組織永嘉學藝會事夜闌

賓主盡歡而散宋君墨庵有贈許氏詩云瀑飛霞起說天台大好  
山川毓異才書法票姚追米蔡詩篇俊逸壓蘇梅下車伊始徵文  
獻扶屐狂探闢草萊我是甌東迂腐士相邀雞黍一傾醅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發印 出版

所有版權  
不許轉載  
轉載

編輯者 甌風雜誌社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發行者 甌風雜誌社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印刷者 溫處仿古印書局

浙江瑞安楊衙街五號

分售處 上海中國仿古印書局

上海英租界浙江路

各省大書局

全年六册實售大洋四元

外加郵費三角

零售每册實售大洋壹元

外加郵費五分

甌風雜誌第廿二期